清史稿

**卷一百二十七**

志一百二

河渠二

**运河**

运河自京师历直沽、山东，下达扬子江口，南北二千馀里，又自京口抵杭州，首尾八百馀里，通谓之运河。

明代有白漕、卫漕、闸漕、河漕、湖漕、江漕、浙漕之别。清自康熙中靳辅开中河，避黄流之险，粮艘经行黄河不过数里，即入中河，于是百八十里之河漕遂废。若白漕之藉资白河，卫漕之导引卫水，闸漕、湖漕之分受山东、江南诸湖水，与明代无异。嘉庆之季，河流屡决，运道被淤，因而借黄济运。道光初，试行海运。二十八年，复因节省帮费，续运一次。迨咸丰朝，黄河北徙，中原多故，运道中梗。终清之世，海运遂以为常。

夫黄河南行，淮先受病，淮病而运亦病。由是治河、导淮、济运三策，群萃于淮安、清口一隅，施工之勤，糜帑之钜，人民田庐之频岁受灾，未有甚于此者。盖清口一隅，意在蓄清敌黄。然淮强固可刷黄，而过盛则运堤莫保，淮弱末由济运，黄流又有倒灌之虞，非若白漕、卫漕仅从事疏淤塞决，闸漕、湖漕但期蓄泄得宜而已。至江漕、浙漕，号称易治。江漕自湖广、江西沿汉、沔、鄱阳而下，同入仪河，溯流上驶。京口以南，运河惟徒、阳、阳武等邑时劳疏濬，无锡而下，直抵苏州，与嘉、杭之运河，固皆清流顺轨，不烦人力。今撮其受患最甚、工程最钜者著于篇。

顺治四年夏久雨，决江都运堤，随塞。六年夏，高邮运堤决数百丈。七年，运堤溃，挟汶水由盐河入海。八年，募民夫大挑运河。十四年，河督朱之锡言：“南旺南距台庄高百二十尺，北距临清高九十尺，应遵定例，非积六七尺不准启闸，以免泻涸。闭下闸，启上闸，水凝亦深；闭上闸，启下闸，水旺亦浅。重运板不轻启，回空板不轻闭。”从之。十五年，董口淤。之锡于石牌口迤南开新河二百五十丈，接连大河，以通飞挽。先是漳水于九年从丘县北流，迳青县入海。至十七年春夏之交，卫水微弱，粮运涩滞，乃堰漳河分溉民田之水，入卫济运。时河北累年亢旱，部司姜天枢言：“昔佥事江良材欲导河注卫，增一运道，今独不可借其议而反用之导卫以注河乎？”之锡从其言，并置卫河主簿，著为令。

康熙元年，定运河修筑工限：三年内冲决，参处修筑官；过三年，参处防守官；不行防护，致有冲决，一并参处。四年秋，高邮大水，决运堤。五年，运河自仪征至淮淤浅，知县何崇伦募民夫濬之。漕督林起龙言：“粮艘北行，处处阻闸阻浅，请饬河臣履勘安山、马踏诸湖，暨各柜闸子堤斗门堤岸，及东平、汶上诸泉，有无堵塞，务期濬泉清湖，以通运道。”六年，决江都露筋庙。明年，塞之。十年，决高邮清水潭。明年，再决，十三年始塞。十四年，决江都邵伯镇。十五年夏，久雨，漕堤崩溃，高邮清水潭、陆漫沟，江都大潭湾，共决三百馀丈。

十六年，以靳辅为河督。时东南水患益深，漕道益浅。辅言：“河、运宜为一体。运道之阻塞，率由河道之变迁。向来议治河者，多尽力于漕艘经行之地，其他决口，以为无关运道而缓视之，以致河道日坏，运道因之日梗。是以原委相关之处，断不容歧视也。又运河自清口至清水潭，长约二百三十里，因黄内灌，河底淤高，居民日患沈溺，运艘每苦阻梗。请敕下各抚臣，将本年应运漕粮，务于明年三月内尽数过淮。俟粮艘过完，即封闭通济闸坝，督集人夫，将运河大为挑濬，面宽十一丈，底宽三丈，深丈二尺，日役夫三万四千七百有奇，三百日竣工。并堵塞清水潭、大潭湾决口六，及翟家坝至武家墩一带决口，需帑九十八万有奇。”又言：“向因河身淤垫，阻滞盘剥，艰苦万端。若清口一律浚深，则船可畅行，省费甚多。因令量输所省之费，作治河之用，请俟运河浚深，船艘通行，凡过往货物船，分别征纳剥浅银数分，一年停止。”均允行。

十七年，筑江都漕堤，塞清水潭决口。清水潭逼近高邮湖，频年溃决，随筑随圮，决口宽至三百馀丈，大为漕艘患。前年尚书冀如锡勘估工费五十七万，夫柳仍派及民间，犹虑功不成。辅周视决口，就湖中离决口五六十丈为偃月形，抱两端筑之，成西堤一，长六百五丈，更挑绕西越河一，长八百四十丈，仅费帑九万。至次年工竣。上嘉之，名河曰永安，新河堤曰永安堤。是岁挑山、清、高、宝、江五州县运河，塞决口三十二。辅又请按里设兵，分驻运堤，自清口至邵伯镇南，每兵管两岸各九十丈，责以栽柳蓄草，密种菱荷蒲苇，为永远护岸之策。又言：“运河既议挑深，若不束淮入河济运，仍容黄流内灌，不久复淤。请于高堰堤工单薄处，帮修坦坡，为久远卫堤计。”均如所议行。

十八年，决山阳戚家桥，随塞。明初江南各漕，自瓜、仪至清江浦，由天妃闸入黄。后黄水内灌，潘季驯始移运口于新庄闸，纳清避黄，仍以天妃名。然口距黄、淮交会处仅二百丈，黄仍内灌，运河垫高，年年挑濬无已。兼以黄、淮会合，潆洄激荡，重运出口，危险殊甚。至是，辅议移南运口于烂泥浅之上，自新庄闸西南挑河一，至太平坝，又自文华寺永济河头起挑河一，南经七里闸，转而西南，亦接太平坝，俱远烂泥浅。引河内两渠并行，互为月河，以舒急溜，而烂泥浅一河，分十之二佐运，仍挟十之八射黄，黄不内灌，并难抵运口。由是重运过淮，扬帆直上，如履坦途。是岁开滚水坝于江都鳅鱼骨，创建宿迁、桃源、清河、安东减坝六。

十九年，创建凤阳厂减坝一，砀山毛城铺、大谷山，宿迁拦马河、归仁堤，邳州东岸马家集减坝十一。康熙初，粮艘抵宿迁，由董口北达。后董口淤塞，遂取道骆马湖。湖浅水面阔，纤缆无所施，舟泥泞不得前，挑掘舁送，宿邑骚然。辅因创开皂河四十里，上接泇河，下达黄河，漕运便之。是岁霪两，淮、黄并涨，决兴化漕堤，水入高邮治，坏泗州城郭，特筑滚坝于高邮南八里，及宝应之子婴沟。

二十年七月，黄水大涨，皂河淤淀，不能通舟。众议欲仍由骆马湖，辅力持不可，亲督挑掘丈馀，黄落清出，仍刷成河。随闭皂河口拦黄坝，于迤东龙冈岔路口至张家庄挑新河三千馀丈，使出皂河，石磡之清水尽由新河行，至张家庄入黄河，是为张庄运口。是岁增筑高邮南北滚水坝八，对坝均开越河，以防舟行之险，凡旧堤险处，皆更以石。二十二年九月，黄河由龙冈漫入，新河又淤。随于石磡筑拦黄坝，复设法疏导，旬馀，新河仍畅行。二十三年，上南巡阅河，至清口，以运口水紧，令添建石闸于清河运口。

二十五年，辅以运道经黄河，风涛险恶，自骆马湖凿渠，历宿迁、桃源至清河仲家庄出口，名曰中河。粮船北上，出清口后，行黄河数里，即入中河，直达张庄运口，以避黄河百八十里之险。议者多谓辅此功不在明陈瑄凿清口下。而按察使于成龙、漕督慕天颜先后劾辅开中河累民，上斥其阻挠。二十七年，复遣尚书张玉书、图纳，左都御史马齐等往视，亦称中河安流，舟楫甚便。但逼近黄流，不便展宽，而里运河及骆马湖之水俱入此河，窄恐难容，应于萧家渡、杨家庄、新庄各建减坝，俾水大可宣泄；仲家闸口大直恐倒灌，应向东南斜挑以避黄流。诏俟临阅时定夺。是岁大雨，中河决，淹清河民田数千顷。

明年春，上南巡，阅视河工，至宿迁支河口，谓诸臣曰：“河道关系漕运民生，地形水势，随时权变。今观此河狭隘，逼近黄岸，万一黄堤溃决，失于防御，中河、黄河将溷为一。此河开后，商民无不称便，安识日后若何？”图纳、马齐言：“臣等勘河时，正值大水，惧河隘不能容诸水，故议于迤北遥堤修减坝三，令由旧河形入海。”辅言：“臣意开此河，可束水入海，及濬毕观之，漕艘亦可行。今若加增遥堤，以保固黄河堤岸，当可无虑。”河督王新命言：“支河口止一镇口闸，微山湖诸水甚大，遇淫潦不能支，必致溃决。若于骆马湖作减坝，令涨水入黄，再修筑郯城禹王台，以御流入骆马湖之水，令注沭河，则中河无虑。”上谓可仍开支河，其黄河运道，并存不废。先是玉书等请闭拦马河，事下总河，至是新命言：“拦马河原以宣黄水异涨，似应仍留，水涨则开放，水平则闭，以免中河淤垫。至骆马湖三减坝，玉书等议留二座于堤内，减水入中河，又恐中河不能容，拟于迤东萧家渡、杨家庄、新河口量建减坝宣泄。臣谓既以中河不能容，何必留此二坝之水减入中河，复从萧家渡等处建坝，多此曲折？不若将三坝俱留遥堤外，令由旧河形入海，于萧家渡三处量留缺口二，酌水势以宣塞之为愈。郯城沭水口旧有禹王台，障遏水势，会白马河、沂河之水入骆马湖，愈觉泛溢不可遏，应于台旧基迎水处堵塞断流，令仍由故道入海。”下扈从诸臣确议。惟骆马湖减坝用玉书等原议，馀如新命言。

三十二年，直隶运河决通州李家口等五口，天津耍儿渡等八口。卫河微弱，惟恃漳为灌输，由馆陶分流济运。明隆、万间，漳北徙入滏阳河，馆陶之流遂绝。至是三十六年，忽分流，仍由馆陶入卫济运。三十八年，廷议改高邮减坝及茆家园等六坝均为滚水坝，增加高堰石工五尺。三十九年，上以清口日淤，恐误粮艘，海道运津又极艰险，拟以沙船载粮，自江下海，至黄河入海之口，运入中河，则海运不远。下河督张鹏翮筹议。鹏翮言运河决口已塞，清水又已引出，粮船当可畅达。若改载沙船，雇募水手，徒滋糜费。且由江入海，从黄河海口入中河，风涛不测，实属难行。从之。初，河督于成龙以中河南逼黄河，难以筑堤，乃自桃源盛家道口至清河，弃中河下段，改凿六十里，名曰新中河。至是，鹏翮见新中河浅狭，且盛家道口河头湾曲，挽运不顺，因于三义坝筑拦河堤，截用旧中河上段、新中河下段合为一河，重加修濬，运道称便。

四十年，以湖口清水已出，宜筹节宣之法，允鹏翮请，于张福口、裴家场二引河间，再开引河一，合力敌黄。若黄涨在粮艘已过，堵拦黄坝，使不得倒灌；涨在行船时，闭裴家场引河口，引清水入三汊河至文华寺济运。是岁建中河口南岸石闸。四十二年，以仲庄徬清水出口，逼溜南趋，致碍运道，诏移中河运口于杨家庄，即大清水故道，由是漕盐两利。逾年，又命建直隶运河杨村减坝以分水势。

四十四年，上言高堰及运河减坝不开放，则危及堤堰，开泄又潦伤陇亩，宜于高堰三滚坝下挑河筑堤，束水入高邮、邵伯诸湖，其减坝下亦挑河筑堤，束水由串场溪注白驹、丁溪、草堰诸河入海。令江、漕、河各督勘估，遣官督修。自是淮、扬各郡悉免漫溢之患。四十五年，鹏翮于中河横堤建草坝二，鲍家营引河处建草坝一，相机启闭，免中河淤垫。又以运河水涨，堤岸难容，于文华寺建石闸，闸下开引河，自杨家庙、单杨口迄白马湖，长万四千八百丈有奇，水涨开放入湖，水涸堵闭。是年，济宁道张伯行请引漳自成安柏寺营通漳之新河，接馆陶之沙河，古所谓马颊河者，疏其淤塞，使畅流入卫。议未及行。越二年，全漳入馆陶，漳、卫合而势悍急，恩、德当冲受害，乃于德州哨马营、恩县四女寺建坝，开支河以杀其势。

六十年，东抚李树德请开彭口新河。先是济宁道某言，彭口一带有昭阳、微山、西湖，喷沙积于三洞桥内，屡开屡塞，阻滞粮艘，应挑新河、避喷沙，以疏运道。至是，树德以为言。上曰：“山东运河，自西湖之水流入。前此百姓以为宜开即开，以为宜闭亦闭。开者何意？堵者何意？务悉其故，方可定其开否。不然，虚耗矣。”又曰：“山东运河，全赖湖、泉济运。今多开稻田，截上流以资灌溉，湖水自然无所蓄潴，安能济运？往年东民欲开新河，朕恐下流泛滥，禁而弗许。今又请开新河。此地一面为微山湖，一面为峄县诸山，更从何处开凿耶？张鹏翮到东，将此旨详谕巡抚，申饬地方，相度泉源，蓄积湖水，俾漕运无误，自易易耳。”

雍正元年，河督齐苏勒偕漕督张大有言：“山东蓄水济运，有南旺、马踏、蜀山、安山、马场、昭阳、独山、微山、郗山等湖，水涨则引河水入湖，涸则引湖水入槽，随时收蓄，接应运河，古人名曰‘水柜’。历年既久，昭阳、安山、南旺多为居民占种私垦。现除已成田不追外，馀俟水落丈量，树立封界，永禁侵占，设法收蓄。至马踏、蜀山、马场、南阳诸湖，原有斗门闸座，加以土坝，可收蓄深广，备来年济运之资。惟独山一湖，滨临运河，一线小堰，且多缺口。相度水势，河水盛涨，听其灌入湖中；湖、河平，即筑堰堵截；河水稍落，不使湖水走泄涓滴。或遇运河浅塞，则引湖水下注，庶几接济便捷。至诸湖闸座，仍照旧例，灌塘积水，启闭以时，则湖水深广，运道疏通矣。”下所司议行。

二年，齐苏勒以骆马湖东岸低洼易泄，旧坝不足抵御，于湖东陆塘河通宁桥西高地筑拦河滚坝，再筑拦水堤六百丈，口门宽三十丈，以便宣泄。又帮筑运河西岸地洞口堤身五百十丈，高、宝、江东西岸堤工五千二十四丈，宝应西堤七里闸迤南至柳园头埽工五百七十丈。

四年，齐苏勒改种家渡南之旧彭口于十字河，而彭口沙壅积如故。先是侍郎蒋陈锡疏陈漕运事宜，上命内阁学士何国宗等勘视豫东运道，至是覆称：“山东运河必赖湖水接济，请将安山湖开濬筑堤；南旺、马踏诸堤及关家坝俱加高培厚，建石闸以时启闭；其分水口两岸沙山下，各筑束水坝一；汶水南戴村坝应加修筑；建坎河石坝于汶水北；恩县四女寺应建挑坝一；专平运河西岸修复进水关二，东岸建滚坝一；濮州沙河会赵王河处，旧有土坝引河，应修筑开濬，其河西州县，听民开通水道，汇入沙河，于运道民生，均有裨益；武城及恩县北岸，各挑引河一。河南运河自北泉而下，历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闸，遏水旁注，愚民不无截流盗水之弊。请拆去五闸，于泉池南口建石堰一，开口门三，分为三渠，筑小堤使无旁泄；东西各开一渠，渠各建五闸，分溉民田。小丹河自清化镇下应开濬筑小堤，河东一里开水塘一，石闸三，分为三渠，以小丹河为官渠，东西各一为民渠。其洹河石坝皆已湮废，宜增修为挑坝。诸泉源应各开深广，入卫济运。”下所司议行。五年，东抚塞楞额以柳长河日见淤浅，虽一带相连，而中有金钱岭分隔，特开引河二，一从岭北注安山入湖，一从岭南出闸口济运。

八年，河督嵇曾筠言：“宿迁骆马湖旧有十字河口门，引湖济运，兼以刷黄。嗣湖水微弱，恐黄倒灌，堵闭河口，又于西宁桥迤西建拦湖坝，因是湖水不通，专资黄济运，致中河之水挟沙淤垫。今秋山水暴涨，去路遏塞，漫溢横出。请复十字河旧口门，俾湖水入中河，刷深运道，拦湖坝酌量开宽，俾上游之水，由六塘河入海。”从之。是年始设黄、运两岸守堤堡夫，二里一堡，堡设夫二，住堤巡守，远近互为声援。

九年，兼总河田文镜言：“汶南流济运，向有玲珑及乱石、滚水三坝。伏秋盛涨，水由滚坝入盐河，沙由玲珑、乱石洞隙随水滚泻。自何国宗于三坝内增建石坝，涓滴不通，既无尾闾泄水，又无罅隙通淤，致汶挟沙入运，淤积日高。请改坝为徬，建矶心五十六，中留水门五十五，安徬板以资宣泄。又以不能启闭，别筑土堤，名春秋坝。”如所请行。十一年，东抚岳濬言：“东省水柜，旧有东平之安山湖废闸四。自国宗议复安山湖水柜，重筑临河及圈湖堤，修通湖、蛇沟二闸，并于八里湾、十里铺两废闸间建石闸一，曰安济闸，俱经修竣，仍不能蓄水济运。缘湖底土疏，非圈堤所能收蓄，均宜修防。其圈湖堤缺，概停补筑，以免糜费。”从之。十二年，直督李卫以故城与山东德州、武城毗连，系河流东注转湾处，向无堤埝，水涨漫溢，劝谕民间儹修土埝，量给食米，以工代赈。东抚岳濬以德州河溜顶冲，于东岸挑新河、建滚坝，两岸各筑遥堤，酌开涵洞，以资宣泄。

乾隆二年，御史马起元言：“直、东运河，近多淤塞。”尚书来保言：“卫水济运灌田，请饬详查地势，使漕运不阻，民田亦资灌溉。”上命侍郎赵殿最、侍卫安宁，会同直、漕、河三督，豫、东两抚勘奏。经部议：“东省泉源四百三十九，无不疏通，闸坝亦完固，惟戴庙、七级、柳林、新店、师庄、枣林、万年、顿庄各闸，或雁翅潮蛰，或面石裂缝，两岸斗门涵洞，有满家三空桥雁翅低陷，石闸面太低，应交河督兴修。又马踏、蜀山、马场、独山、微山诸湖，严禁占种芦苇，南旺、南阳、昭阳诸湖水柜，仅堪泄水，小清河久淤塞，均宜次第修治。至卫水济运灌田，宜于馆陶、临清各立水则一，测验浅深，以时启闭。”起元又言，通州至天津河路多淤浅，粮艘不便。命殿最偕顾琮勘议。寻议天津溯流而上，设有兵弁，无官管辖。应增置漕运通判一，驻张家湾，专司疏濬；把总二，外委四，听通判调遣。又普济寺等四闸属通州，增置吏目一，庆丰等七闸属大兴，增置主簿一，遇应开挑处，报坐粮厅核实修濬。用鄂尔泰言，建独流东岸滚坝，并开引河，注之中塘洼，以免静海有羡溢之虞，并减天津三汊口争流之势。是岁，大挑淮、扬运河，自运口至瓜洲三百馀里。

三年，河督白锺山言：“卫河水势，惟在相机启闭。殿最前奏设馆陶、临清二水闸，可不必立。嗣雨水调匀，百泉各渠闸照旧官民分用。傥值水浅涩，即暂闭民渠民闸以利漕运。或河水充畅，漕艘早过，官渠官闸亦酌量下板以灌民田。”是年，修复三教堂减坝，挑濬淤填支河，使泄水入马颊河。又于三空桥旧址修减坝，仍挑通支河，使泄水入徒骇河。增建裴家口东南涵洞二，修筑房家口上下堤岸、马家闸土堤，及自峄县台庄迄临清板闸运堤八百里纤道，亦资障护濒河田庐。

先是疏濬毛城铺河道时，高斌以黄流倒灌，移运口于上游七十馀丈，与三汊河接。次年，黄仍灌运，论者多谓新开运口所致，特命大学士鄂尔泰相度。旋言：“运口直对清口，湖水由裴家场引河东北直趋清口，入运之水仍系回流平缓；惟新口外挑水坝稍短，清水盛旺，或恐溜宽，宜再筑长坝，不必仍旧开口。惟旧河直捷，新河纡曲，今新建闸坝未开，漕船应行旧河，以利挽运。新河于天妃闸下重建通济、福兴二闸，随时启闭。每岁漕船过后，河水充溢，则开放新河以分水势，湖水涨溢，则闭旧河及新河闸以待水消，庶新旧两河可以交用。”

鄂尔泰又言：“详勘漳河故道，一自直隶魏县北，经山东丘县城西，至效口村会滏阳河，入大陆泽，下会子牙河，由天津入海。一由魏县北老沙河，自潘尔庄经丘县城东，历清和、武城、景州、阜城各地，过千顷洼，入运归海。丘县城西故道去卫河较远，旧迹既淹，开通匪易。且滏阳河下会子牙河，全漳之水亦难容纳。惟老沙河即古马颊河，河形宽阔，于此挑复故道，自和尔寨村东承漳河北折之势，开至漳洞村，归入旧河，势顺工省。即于新挑河头下东流入卫处建闸，如卫水微弱，则启以济运，卫水足用，则闭闸使归故道；再于青县下酌建闸坝，临清以北运道可免淤垫，青县以下田庐永无浸淹。应饬直、东两省会勘估修。”五年，改山东管河道为运河道，专司蓄泄疏濬闸坝事，仍管河库，从白锺山请也。

二十二年，添建高邮东堤石坝，酌定水则，视水势大小以为启闭。巡漕给事中海明言：“江南运河，惟桃源之古城砂礓，溜滩湾沙积，黄河以南，惟扬州之湾头闸至范公祠三千三百馀丈间段阻浅，均应挑濬。镇江至丹徒、常州，水本无源，恃江潮灌注，冬春潮小则浅。加以每日潮汐易淤，两岸土松易卸，应六年大挑一次，否则三年亦须择段捞浅。丹徒两闸以下，常州之武进等县，亦间段浅滞，均应一律挑濬。”诏：“挑河易滋浮冒，宜往来查察，毋得属之委员。”

二十四年，命海明及河督张师载、东抚阿尔泰会勘直、东运河。初，运河水涨，漫溢德州等处，景州一带道路淤阻。至是，海明等言：“漳、卫二河，伏秋盛涨，宜旁加疏泄。自临清至恩县四女寺二百五十馀里，河身盘曲，临清塔湾东岸原有沙河一，即黄河遗迹，由清平、德州、高唐入马颊河归海。请开挑作滚水石坝，使汶、卫合流，分泄水势。四女寺、哨马营两支河，原系旁泄汶、卫归海之路，请将狭处展宽，以免下游德州等处冲溢。”二十五年，巡漕给事中耀海偕师载言：“南旺以北仅马踏一湖，水患不足。独山湖有金线闸，水祗南流，利济闸水可北注。请移金线闸于柳林闸北，使独山诸湖全注北运河。”制可。二十七年，以鱼台辛庄桥北旧有泄水口二，口门刷深，难以节制，允师载等请改建滚坝一。是岁，挑德州西方庵对岸引河，自魏家庄至新河头，长四十丈，建筑齐家庄挑溜埽坝，接筑清口东西坝，修李家务石闸。二十八年，用阿尔泰言，于临清运河逼近村庄处开引河五，以分水势。

三十三年，黄水入运，命大学士刘统勋等往开临黄坝，以泄盛涨，并疏濬运河淤浅。三十七年，河督姚立德言：“泗河下流董家口向建石坝分泄，今泗水南趋，转为石坝所累。请拆去，并展宽孟家桥旧石桥。”如所请行。五十年，命大学士阿桂履勘河工。阿桂言：“臣初到此间，询商萨载、李奉翰及河上员弁，多主引黄灌湖之说。本年湖水极小，不但黄绝清弱，至六月以后，竟至清水涓滴无出，又值黄水盛涨，倒灌入运，直达淮、扬。计惟有借已灌之黄水以送回空，蓄积弱之清水以济重运。查本年二进粮艘行入淮河，全藉黄水浮送，方能过淮渡黄，则回空时虽值黄水消落，而空船吃水无多，设法调剂，似可衔尾遄行。”借黄济运，自此始也。五十一年，运河盛涨，致淮安迤下东岸泾河泄水石闸墙蛰底翻，难资启闭。越五年，山阳、宝应士民修复之。

嘉庆元年，河决丰汛，刷开南运河佘家庄堤，由丰、沛北注金乡、鱼台，漾入微山、昭阳各湖，穿入运河，漫溢两岸。是冬，漫口塞，凌汛复蛰陷。次年，东西两坝并蛰，二月工始竣。自丰工决后，若曹工、睢工、衡工，几于无岁不决。九年，因山东运河浅塞，大加濬治；又预蓄微山诸湖水为利运资。然自是以后，黄高于清，漕艘转资黄水浮送，淤沙日积，利一而害百矣。十二年，仓场侍郎德文等请挑修张家湾正河，堵筑康家沟以复运道，御史贾允升请挑濬减河，均下直督温承惠勘办。承惠请濬温榆河上游。上命侍郎托津、英和偕德文等覆勘。寻奏言：“频年漕运皆藉温榆下游倒漾之水，以致泥沙淤积。若从上游深挑，直抵石坝，实为因势利导。惟地势高下，须逐细测量，俾全河毫无滞碍方善。”制可。

十三年，通州大水，康家沟坝冲决成河，张家湾河道遂淤。仓场侍郎达庆请来年粮艘由康家沟试行一年，暂缓挑复张家湾河身。上命尚书吴璥往勘，与达庆议合，遂允之。明年，御史史祜言，康家沟河道难行，请复张家湾正河。下直督温承惠。承惠言：“康家沟溜势奔腾，漕船逆流而上，大费纤挽。该处地势正高，恐旱干之岁，河水一泻无馀，漕行更为棘手。惟张家湾两岸沙滩，坝基难立，而正河积淤日久，挑濬亦甚不易。”上复遣工部尚书戴均元往勘，亦言坝基难立，且时日已迫，恐河道未复，漕运已来，请仍由康家沟行，再察看一年酌定。如所请行。时淮、扬运河三百馀里浅阻，两淮盐政阿克当阿请俟九月内漕船过竣，堵闭清江三坝，筑坝断流，自清江至瓜洲分段挑濬。下部议。覆称：“近年运河浅阻，固由叠次漫口，而漫口之故，则由黄水倒灌，倒灌之故，则由河底垫高，清水顶阻，不能不借黄济运，以致积淤溃决，百病丛生。是运河为受病之地，而非致病之原。果使清得畅出敌黄，并分流济运，则运口内新淤不得停留，旧淤并可刷涤。若不除倒灌之根，而亟亟以挑濬运河为事，恐旋挑旋淤，运河之挑濬愈深，倒灌之势愈猛，决堤吸溜，为患滋多。”命尚书托津等偕河督勘办。十八年，漕督阮元以邳、宿运河闸少，水浅沙停，请于汇泽闸上下添建二闸。下江督百龄核奏。

道光元年，山东河湖山水并发，戴村坝迤北堤埝漫决六十馀丈，草工刷三十馀丈，四女寺支河南岸汶水旁泄处三。用巡抚姚祖同言，于正河旁旧河形内抽沟导水济运，兼顾湖潴。三年，漫直隶王家庄，由各厅汛赔修。是岁添筑戴村坝北官堤碎石坝四。四年，侍讲学士潘锡恩陈借黄济运之弊，略言：“蓄清敌黄，为相传成法。今年张文浩迟堵御黄坝，致倒灌停淤，酿成巨患。若更引黄入运，河道淤满，处处壅溢，恐有决口之患。”下尚书文孚等妥议。

自嘉庆之季，黄河屡决，致运河淤垫日甚，而历年借黄济运，议者亦知非计，于是有筹及海运者。五年，上因漕督魏元煜等筹议海运，群以窒碍难行，独大学士英和有通筹漕、河全局，暂雇海船以分滞运，酌折漕额以资治河之议，下所司及督抚悉心筹画。卒以黄、运两河受病已深，非旦夕所能疏治，诏于明年暂行海运一次。

新授两江总督琦善言：“臣抵清江，即赴运河及济运、束清各坝逐加履勘。自借黄济运以来，运河底高一丈数尺，两滩积淤宽厚，中泓如线。向来河面宽三四十丈者，今只宽十丈至五六丈不等，河底深丈五六尺者，今只存水三四尺，并有深不及五寸者。舟只在在胶浅，进退俱难。济运坝所蓄湖水虽渐滋长，水头下注不过三寸，未能畅注。淮安三十馀里皆然，高、宝以上之运河全赖湖水，其情大可想见。请饬河、漕二臣将河面淤垫处展挑宽深，再放湖水，藉资挽送，以期不误北上期限。”上以“借黄济运，原系权宜办理，孙玉庭察看漕艘挽运艰难，不早陈奏变计，魏元煜旧任漕督，及与颜检坐观事机败坏，隐忍不言，糜帑病民，是诚何心？令将运河淤垫一律挑深，费由玉庭、元煜、检分赔。”琦善又言，自御黄坝堵闭，运河淤垫不复增高，而洪湖清水蓄至丈馀，各船可资浮送，不敢冒昧挑濬。工费至省在百万外，玉庭等罄其所有，断无如许家资。更可虑者，欲濬运河，必先堵束清坝，阻绝来源，而后可以涸底挑办。现湖水下注湍急，束清坝外跌塘甚深，又系清水，不能挂淤闭气。设正事兴挑，而束清坝臌开，则工废半途，费归虚掷。请停止里、扬运河挑工，以免草率而节糜费。”允之。是年，筑温榆河上游果渠村坝埽。七年，东河总督张井、副总河潘锡恩请修复北运河刘老涧石滚坝、中河厅南纤堤、扬粮二厅东西纤堤及堤外石工，移建昭关坝。上遣英和等驰勘，乃定移昭关坝于其北三元宫之南，馀如所请行。

十一年，高邮湖河漫马棚湾及十四堡，湖河连为一。江督陶澍请依嘉庆间故事，运河决口，重空粮艘均绕湖行。八月，十四堡塞。冬，马棚湾塞。先是澍抚苏时，以镇江运河并无水源，祗恃江潮浮送，下练湖湮塞已久，移建黄泥闸于张官渡以当湖之下流，俾得擎托湖流，使之回漾，稍济江潮之不逮，曾著成效。至十四年迁江督，复偕巡抚林则徐相度，于湖顶冲之黄金坝及东冈筑两重蓄水坝，培圩埂二千八百八十丈，使水得入湖。又建减水石坝二于湖之东堤，俾可宣泄暴涨。于入运处修复念七家古涵，以作水门，并建石闸以放水济运。是冬工竣，由涵引水出，竟能倒漾上行数十里，军船得衔尾而南。越二年，溜势变迁，河形湾曲，复移建黄泥闸于迤上二百丈，改为正越二闸，中建矶心，并改张官渡迤下六十里吕城闸为正越二闸，以利漕行。十五年，移筑囊沙引渠沙坝于西河漘外，以资收蓄，从东河总督吴邦庆请也。

十八年，运河浅阻，用河督栗毓美言，暂闭临清闸，于闸外添筑草坝九，节节擎蓄，于韩庄闸上朱姬庄迤南筑拦河大坝一，俾上游各泉及运河南注之水，并拦入微山湖。定收潴济运章程六。十九年，毓美以戴村坝卑矮，致汶水多旁泄，照旧制增高之。初，给事中成观言淮、扬芒稻闸、人字河不宜堵坝，阻水去路，下陶澍等议。至是覆称：“此坝蓄水由来已久，并不拦阻众水归江，不得轻议更张。”从之。时卫河浅涩，难以济运。东抚经额布请变更三日济运、一日灌田例。诏将百门泉、小丹河各官渠官闸一律畅开，暂避民渠民闸，如有卖水阻运盗挖情弊，即行严惩。明年，漕督朱澍复言：“卫河不能下注，有妨运道。”命河督文冲、豫抚牛鉴察勘。文冲等言：“卫河需水之际，正民田待溉之时。民以食为天，断不能视田禾之枯槁置之不问。嗣后如雨泽愆期，卫河微弱，船行稍迟，毋庸变通旧章。倘天时亢旱，粮船阻滞日久，是漕运尤重于民田，应暂闭民渠民闸，以利漕运。”从之。

咸丰元年，甘泉闸河撑堤溃塌三十馀丈，河决丰县，山东被淹，运河漫水，漕艘改由湖陂行。先是户部尚书孙瑞珍言十字河为全漕之害，若于河西改宽新河，以旧河为囊沙，于彭口作滚坝，纳浊水而漾清流，漕船无阻，可省起剥费二十万。下东河总督颜以燠议。至是以燠言：“改挖新河事无把握，无庸轻议更张。”报闻。二年，决北运河北寺庄堤，命尚书贾桢、侍郎李钧勘堵，并改次年漕粮由海道运津。自是遂以海运为常。同治而后，更以轮舶由海转运，费省而程速，虽分江北漕粮试行河运，然分者什一，藉保运道而已。五年，铜瓦厢河决，穿运而东，堤埝冲溃。时军事正棘，仅堵筑张秋以北两岸缺口。民埝残缺处，先作裹头护埽，黄流倒漾处筑坝收束，未遑他顾也。十年，决淮扬马棚湾。

同治五年，决清水潭。八年，河决兰阳，漫水下注，运河堤埝残缺更甚。自张秋以北，别无来源，历年惟借黄济运而已。九年，漕督张之万请于黄流穿运处坚筑南北两堤，酌留运口为漕船出入门户，并筑草坝，平时堵闭以免倒灌。已下所司议，之万旋改抚江苏，继任张兆栋以“既筑堤束水留口门，又筑坝堵闭，恐过水稍滞，而上游一气奔注，新筑堤闸难当冲激。设夺运北趋，则东昌、临清暨天津、河间，淹没在所必至，北路卫河亦将废坏。惟有于郓城沮河一带遏黄东流，即以保南路之运道，于张秋、八里庙等处疏运河之淤垫，即以通北上之漕行，较之筑堤束水，稍有实际”。制可。

十年，侯家林河决，直注南阳、昭阳等湖，郓城几为泽国。漕督苏凤文言：“安山以北，运河全赖汶水分流，至临清以上，始得卫水之助。今黄河横亘于中，挟汶东下，安山以北毫无来源，应于卫河入运及张秋清黄相接处，各建一闸，蓄高卫水，使之南行，俟漕船过齐，即启临清新闸，仍放卫北流，以资浮送。并于张秋淤高处挑深丈馀，安山以南亦一律挑濬，庶黄水未涨以前，运河既深，舟行自易。”江督曾国籓言：“河运处处艰阻，如峄县大泛口沙淤停积，水深不及二尺，必须挑深四五尺，并将近滩石堆划除，与河底配平，方利行驶。北则滕县郗山口入湖要道，浅而且窄，微山湖之王家楼、满家口、安家口，独山湖之利建闸，南阳湖北之新店闸、华家浅、石佛闸，南旺闸分水龙王庙北之刘老口、袁口闸，处处淤浅，或数十丈至百馀丈，须一律挑深。此未渡黄以前，阻滞之宜预为筹办者。至黄水穿运处，渐徙而南，自安山至八里庙五十五里运堤，尽被黄水冲坏，而十里铺、姜家庄、道人桥均极淤浅，宜一面疏濬，一面于缺口排钉木椿，贯以巨索，俾船过有所依傍牵挽。此渡黄时运道艰滞，宜预为筹办者。渡黄以后，自张秋至临河二百馀里，河身有高下，须开挖相等，于黄涨未落时，闭闸蓄水，以免消耗，或就平水南闸迤东筑挑坝，引黄入运。此渡黄后运道易涸，宜预为筹办者。东平运河之西有盐河，为东省盐船经行要道。若漕船由安山左近入盐河，至八里庙仍归运道，计程百馀里，较之径渡黄流，上有缺口大溜，下有乱石树舂者，难易悬殊。如行抵安山，遇黄流过猛，宜变通改道，须先勘明立标为志。此又渡黄改道，宜预为筹办者。”下河、漕督及东抚商筹。

十一年，河督乔松年请在张秋立闸，借黄济运。同知蒋作锦则议导卫济运。上询之直督李鸿章，鸿章言：“当年清口淤垫，即借黄济运之病。今张秋河宽仅数丈，若引重浊之黄以闸坝节宣用之，水势抬高，其淤倍速。至作锦导卫，原因张秋北无清水灌运，故为此议。以全淮之强，不能敌黄，尚致倒灌停淤，岂一清浅之卫，遂能御黄济运耶？其意盖袭取山东诸水济运之法。不知泰山之阳，水皆西流，因势利导，百八十泉之水，源旺派多，自足济运。卫水微弱，北流最顺，今必屈曲使之南行，一水两分，势多不便。若分沁入卫以助其源，沁水猛浊，一发难收，昔人已有明戒。近世治河兼言利运，遂致两难，卒无长策。事穷则变，变则通。今沿海数千里，洋舶骈集，为千古以来创局，正不妨借海道转输，由氵扈解津，较为便速。”疏入，诏江、安粮道漕米年约十万石仍由河运，馀仍由海运。光绪三年，东抚李元华条上运河上中下三等办法，并言量东省财力，拟用中等，将北运河一律疏通，复还旧址，并建筑北闸。时值年荒，寓赈于工，省而又省，需费三十万有奇。下所司议。

五年，有请复河运者。江督沈葆桢言：“以大势言之，前人之于河运，皆万不得已而后出此者也。汉、唐都长安，宋都汴梁，舍河运无他策。然屡经险阻，官民交困，卒以中道建仓，伺便转馈，而后疏失差少。元则专行海运，故终元世无河患。有明而后，汲汲于河运。遂不得不致力于河防。运甫定章，河忽改道。河流不时迁徙，漕政与为转移，我朝因之。前督臣创为海运之说，漕政于穷无复之之时，藉以维持不敝。议者谓运河贯通南北，漕艘藉资转达，兼以保卫民田，意谓运道存则水利亦存，运道废则水利亦废。臣以为舍运道而言水利易，兼运道而筹水利难。民田于运道势不两立。兼旬不雨，民欲启涵洞以溉田，官必闭涵洞以养船。迨运河水溢，官又开闸坝以保堤，堤下民田立成巨浸，农事益不可问。议者又太息经费之无措，舳舻之不备，以致河运无成。臣以为即使道光间岁修之银与官造之船，至今一一俱存，以行漕于借黄济运之河，未见其可也。近年江北所雇船只，不及从前粮艘之半，然必俟黄流汛涨，竭千百勇夫之力以挽之，过数十船而淤复积。今日所淤，必甚于去日，而今朝所费，无益于明朝。即使船大且多，何所施其技乎？近因西北连年亢旱，黄河来源不旺，遂乃狎而玩之。物极必返，设因济运而夺溜，北趋则畿辅受其害，南趋则淮、徐受其害，如民生何？如国计何？”

八年，伏秋大汛，张家湾运河自苏庄至姚辛庄冲开新河一段，长七百馀丈，上下口均与旧河接，形势顺直，大溜循之而下。旧河上口至下口，长六千四百馀丈，业已断流，惟新河身系自行冲开，不能一律深通。明年，直督李鸿章饬制新式铁口刮泥大板，在两岸拖拉，使一律通畅。十二年，通州潮白河之平家甿漫口，东趋入箭杆河。未几，堵复运河故道。十三年六月，复漫刷平家甿新工下之北市庄东小堤，并老堤续塌百数十丈，连成一口，夺溜东趋十之八。寻堵塞之。是年，河决郑州，山东黄水断流，漕船不能南下，向之借黄济运者，至是束手无策。旋将临口积淤疏挑，空船始得由黄入运。十五年，东抚张曜言：“河运未能久停，请改海运漕米二十万仍归河运。”从之。

十六年，用江督曾国荃言，修扬属南运河堤闸涵洞，及附城附镇专工。又用漕督松椿言，濬邳、宿运河。十九年，潮白河涨溢，运堤两岸决口七十馀，上游务关厅决口七。是冬均塞。二十年，濬济宁、汶上、滕、峄、茌平、阳谷、东平各属运河。明年，濬陶城埠至临清运河二百馀里。二十四年，侍读学士瑞洵言南漕改折，有益无损，请每年提折价在津购米以实仓庾。御史秦夔扬亦言河漕劳费太甚，请停江北河运。皆不许，仍饬认真疏濬，照常起运。二十六年，联军入京师，各仓被占踞，仓储粒米无存，江北河运行至德州，改由陆路运送山、陕。二十七年，庆亲王奕劻、大学士李鸿章言：“漕粮储积，关于运务者半，因时制宜，请诏各省漕粮全改折色，其采买运解收放储备各事，分饬漕臣仓臣筹办。”自是河运遂废，而运河水利亦由各省分筹矣。

**卷一百二十八**

志一百三

河渠三

**淮河永定河海塘**

淮水源出桐柏山，东南经随州，复北折过桐柏东，历信阳、确山、罗山、正阳、息、光山、固始、阜阳、霍丘、颍上，所挟支水合而东注，达正阳关。其下有沙河、东西淝河、洛河、洱河、芡河、天河，俱入于淮。过凤阳，又有涡河、澥河、东西濠及漴、浍、沱、潼诸水，俱汇淮而注洪泽湖。又东北，迳清河、山阳、安东，由云梯关入海。迳行湖北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苏四省，千有七百馀里，淮固不为害也。自北宋黄河南徙，夺淮渎下游而入海，于是淮受其病。淮病而入淮诸水泛溢四出，江、安两省无不病。夫下壅则上溃，水性实然，故治河即所以治淮，而治淮莫先于治河。有清一代，经营于淮、黄交汇之区，致力綦勤，糜帑尤钜。迨咸丰中，铜瓦厢决，黄流北徙，宋、元来河道为之一变。然河徙淤留，导淮之举又乌容已。今于淮流之源委分合，及清口之蓄泄，洪泽湖之堰坝工筑，皆备列焉。

顺治六年夏，淮溢息县，坏民田舍。康熙元年，盱、泗民由古沟镇南及谷家桥北盗决小渠八，淮水强半分泄高、宝诸湖，而清口淮弱，无力敌黄。六七年间，淮大涨，冲溃古沟、翟家墩，由高、宝诸湖直射运河，决清水潭，又溢武家墩、高良涧，清口湮而黄流上溃。十五年，淮又大涨，合睢湖诸水并力东激，高良涧板工决口二十六，高堰石工决口七，涓滴不出清口。黄又乘高四溃，一入洪泽湖，由高堰决口会淮，并归清水潭，下流益淤垫。

总河靳辅言：“洪泽下流，自高堰西至清口约二十里，原系汪洋巨浸，为全淮会黄之所。自淮东决、黄内灌，一带湖身渐成平陆，止存宽十馀丈、深五六尺至一二尺之小河，淤沙万顷，挑濬甚难。惟有于两旁离水二十丈许，各挑引河一，俾分头冲刷，庶淮河下注，可以冲辟淤泥，径奔清口，会黄刷沙，而无阻滞散漫之虞。”辅又言：“下流既治，淮可直行会黄刷沙，但临湖一带堤岸，除决口外，无不残缺单薄，危险堪虞。板工固易坏，即石工之倾圮亦不可胜数。惟堤下系土坦坡，虽遇大水不易冲，今求费省工坚，惟有于堤外近湖处挑土帮筑坦坡。每堤一丈，筑坦坡宽五尺，密布草根草子其上，俟其长茂，则土益坚。至高堰石工，亦宜帮筑坦坡，埋石工于内，更为坚稳，较之用板用石用埽，可省二十一万有奇，且免冲激颓卸之患。”又言：“自周家闸历古沟、唐埂至翟家坝南，估计筑三十二里之堤，并堵此原冲成之九河，及高良涧、高家堰、武家墩大小决口三十四，需费七十万五千有奇，皆系用埽，不过三年，悉皆朽坏。臣斟酌变通，除镶边裹头必须用埽，馀俱宜密下排椿，多加板缆，用蒲包裹土，绳扎而填之，费可省半，而坚久过之。今拟改下埽为包土，仍筑坦坡。”制可。十八年，大濬清口、烂泥浅、裴家场、帅家庄引河，使淮水全出清口，会黄东下。

三十五年，总河董安国因泗州知州莫之翰议，请开盱眙圣人山禹王河，导淮注江，略言：“禹王古河，自盱眙圣人山历黑林桥、桐城镇、杨村、天长县迄六合之八里桥，各有河形溪涧岗不等。若开引入江，则天长、杨村、桐城各汊涧，大水时可不入高邮湖，湖水不致泛溢，而下河之水可减。至古河之口，现与淮不通流，必立闸座，水小闭闸以济漕，涨则开闸以泄水，庶淮水汹涌之势可减。”格廷议不行。明年，上有宜堵塞高堰坝之谕。逾二年，总河于成龙申塞六坝之请。会病卒，未底厥绩。其年水复大至，已堵三坝，旋委洪流。三十九年，张鹏翮为总河，尽塞之，使淮无所漏，悉归清口；又开张福、裴家场、张家庄、烂泥浅、三岔及天然、天赐引河七，导淮以刷清口；又以清口引河宽仅三十馀丈，不足畅泄全湖之水，加开宽阔。于是十馀年断绝之清流，一旦奋涌而出，淮高于黄者尺馀。四十年，筑高堰大堤。

四十四年，圣祖南巡，阅高堰堤工，诏于三坝下濬河筑堤，束水入高邮、邵伯诸湖。又洪湖水涨，泗、盱均被水灾，应于受水处酌量筑堤束水。四十五年，两江总督阿山等请于泗州溜淮套别开河道，直达张福口，以分淮势，计费三百十馀万。部议靳之。廷臣亦以河工重大，请上亲临指示。逾年，上南巡阅河，谕曰：“详勘溜淮套地势甚高，虽开凿成河，亦不能直达清口。且所立标杆多在坟上，若依此开河，不独坏田庐，甚至毁坟冢，何必多此一事。今欲开溜淮套，必凿山穿岭，不独断难成功，且恐汛水泛溢，不浸入洪湖，必冲决运河。”命撤去标杆，并谴阿山、鹏翮等有差。上又谓：“明代淮、黄与今迥异。明代淮弱，故有倒灌之虞。今则淮强黄弱。与其开溜淮套无益之河，不若于洪湖出水处再行挑濬宽深，使清水愈加畅流，为利不浅。”四十九年，加长御黄西坝工程，从河督赵世显请也。

雍正元年，重建清口东西束水坝于风神庙前以蓄清，各长二十馀丈。三年，总河齐苏勒因朱家海冲决，湖底沙淤，恐高堰难保，改低三坝门槛一尺五寸以氵曳湖水，而救一时之急。不知水愈落，淮愈不得出，致力微不能敌黄，连年倒灌，分溜直趋。李卫颇非之。先是高堰石工未能一律坚厚。至七年冬，发帑百万，命总河孔继珣、总督尹继善将堤身卑薄倾圮处拆砌，务令一律坚实。十年秋，高堰石工成。

乾隆二年，用总河高斌言，饬疏濬毛城铺迤下河道，经徐、萧、睢、宿、灵、虹各州县，至泗州之安门陡河，纡曲六百馀里，以达洪湖，出清口，而淮扬京员夏之芳等言其不便。下各督抚及河、漕督会议，并召询斌。斌至，进图陈说，乃知芳等所言非现在情形，卒从斌议。明年，毛城铺河道工竣。四年，高宗以高堰三坝既改低，过岸之水足泄，用大学士鄂尔泰言，永禁开放天然二坝。五年秋，西风大暴，湖浪汹涌，高堰汛第八堡旧堤撞击，倒卸十四段，旋修补之。六年，斌言：“江都三汊河乃瓜、仪二河口门，瓜河地势低，淮水入瓜河分数少，故溜缓不能刷深，河道致日渐淤垫。应筑坝堵闭瓜河旧口门，于洋子桥营房迤下别挑越河，减淮水入瓜河之分数，则仪河可分流刷淤，并堵闭瓜洲广惠闸之旧越河，于闸下别开越河，使闸越二河水势均平，既缓淮水直下入江之势，于运道更为便利。”七年，河湖并涨，议者又谓淮河上游诸水俱汇入洪湖，邵伯以下宜多开入江之路。斌亦以为言。于是开濬石羊沟旧河直达于江，筑滚坝四十丈，并开通芒稻闸下之董家油房、白塔河之孔家涵三处河流，增建滚坝，使淮水畅流无阻。八年，淮暴涨丈馀，逼临淮城，改治于周梁桥。

十六年，上以天然坝乃高堰尾闾，盛涨辄开，下游州县悉被其患，命立石永禁开放。并用斌言，于三坝外增建智、信二坝，以资宣泄。十八年七月，淮溢高邮，坏车逻坝、邵伯二闸，下河田庐多没。二十二年，以湖水出清口，赖东西二坝堵束，并力刷黄，湖水过大，奔溢五坝，亦恐为下河患。因定制五坝过水一寸，东坝开宽二丈，以此递增，泐石东坝。嗣是遇湖水增长，即展宽东坝以氵曳盛涨，有展宽至六七十丈者。二十七年，上言：“江南滨湖之区，每遇大汛，霖潦堪虞，洪泽一湖，尤为橐籥关键。为泽国计安全，莫如广疏清口，为及今第一要义。现在高堰五坝高于水面七尺有奇，清口口门见宽三十丈，当即依此酌定成算。将来两坝水增长至一尺，拆宽清口十丈，水递长，口递宽，以此为率。”是年六月，五坝水志逾一尺。河督高晋遵旨拆宽清口十丈，宣泄甚畅。三十二年，南河总督李宏言：“正阳关三官庙旧立水志，考验水痕，本年所报消长，与下游不符。请于荆山、涂山间及临淮镇，各增设水志一，以验诸水消长。”允之。三十四年，上恐高堰五坝顶封土障水，不足当风浪，命酌加石工。高晋等言其不便，乃增用柴柳。四十年，大修堰、盱各坝及临河砖石工。

先是上以清口倒灌，诏循康熙中张鹏翮所开陶庄引河旧迹挑挖，导黄使北，遣鄂尔泰偕斌往勘，以汛水骤至而止。旋完颜伟继斌为河督，虑引河不易就，乃用斌议，自清口迤西，设木龙挑溜北趋，而陶庄终不敢议。次年，南河督吴嗣爵内召，极言倒灌为害。萨载继任，亦主改口议。上乃决意开之。于是清口东西坝基移下百六十丈之平成台，筑拦黄坝百三十丈，并于陶庄迤北开引河，使黄离清口较远，清水畅流，有力攻刷淤沙。明年二月，引河成，黄流直注周家庄，会清东下，清口免倒灌之患者近十年。

五十年，洪湖旱涸，黄流淤及清口，命河南巡抚毕沅祭淮渎，疏贾鲁、惠济诸河流以助清，湖水仍不出，黄复内灌。上欲开毛城铺、王家营减坝，下大学士阿桂等议。阿桂言：“欲治清口之病，必去老坝工以下之淤，尤当掣低黄水，使清水畅出攻沙，不劳自治。”于是闭张福口四引河，浚通湖支河，蓄清水至七尺以上，治开王营坝减泄黄水，尽启诸河，出清口涤沙，修清口兜水坝，易名束清坝。复移下惠济祠前之东西束水坝三百丈于福神巷前，加长东坝以御黄，缩短西坝以出清，易名御黄坝。

嘉庆元年，湖水弱，清低于黄者丈馀，淮遏不出。淮涨则开山盱五坝、吴城七堡，黄涨或减水入湖，以救清口之倒灌。五年，用江督费淳、河督吴璥言，开吴城七堡引渠，使泄湖水入黄，以减盛涨。八年，黄流入海不畅，直注洪泽湖。璥赴海口相度，请力收运口各坝，止留口门，清虽力弱难出，黄亦不能再入。七月，淮涨，高堰危甚，开信、义两坝泄水。西风大作，坏仁、智两坝，淮南奔清口。上责璥，遂罢免。九年春，湖水稍发，伏汛黄仍倒灌。河督徐端以束清坝在运口北，分溜入运，致不敌黄，请移建湖口迤南。从之。十一年，江督铁保言：“潘季驯、靳辅治河，专力清口，诚以清口畅出，则河腹刷深，海口亦顺，洪泽亦不致泛滥。为今之计，大修闸坝，借清刷沙，不能不多蓄湖水。即不能不保护石堤，尤不能不急筹去路。”又偕徐端陈河工数事：一，外河厅之方家马头及三老坝为淮、扬保障，宜填护碎石；一，义坝宜堵筑；一，仁、智、礼、信四坝残损宜拆修。廷议如所请。上恐四坝同修，清水过泄，命次第举行。

十五年十月，大风激浪，义坝决，堰、盱两工掣坍千馀丈。议者谓宜筑碎石坦坡，以费钜不果。璥与端请加培大堤外靳辅所筑二堤，以为重门保障，亦为廷议所驳。及陈凤翔督南河，复申二堤之请。下江督百龄议。百龄言不若培修大堤。十七年，遣协办大学士松筠履勘，亦主百龄议。于是筑大堤子堰，自束清坝尾至信坝迤南止。凤翔以不知蓄清于湖未涨之先，即启智、礼两坝，致礼坝溃，下游淹，清水消耗，贻误全河，为百龄所劾，夺职遣戍。十八年，百龄及南河督黎世序以仁、义、礼三坝屡经开放，坏基跌塘，请移建三坝于蒋家坝南近山冈处，各挑引河，先建仁、义坝，因礼坝基改筑草坝，备本年宣泄。上命先建义坝，如节宣得宜，再分年递修。二十三年，增建束清二坝于束清坝北，收蓄湖水。

道光二年，增修高堰石工。四年冬，河涨，洪泽湖蓄水至丈七尺，尚低于黄尺许，高堰十三堡堤顶被大水掣动，山盱周桥之息浪庵亦过水八九尺，各坝均有坍损。上遣尚书文孚、汪廷珍履勘，而褫河督张文浩职。十三堡缺口旋塞。侍郎朱士彦言：“高堰石工在事诸臣，惟务节省，办理草率。又因抢筑大堤，就近二堤取土，事后亦不培补。至山盱五坝，宣泄洪湖盛涨，未能谨守旧章，相机开放，致石工掣卸。”并下文孚等勘核。明年春，从文孚等议，改湖堤土坦坡为碎石，于仁、义、礼旧坝处所各增建石滚坝，以防异涨。

八年，上以御黄坝上下积淤丈馀，清水不能多蓄，御黄坝终不可开，下南总河张井等筹议。井等言：“乾隆间湖高于河七八尺或丈馀，入夏拆展御黄坝，氵曳清刷淤，至冬始闭。嘉庆间，因河淤，改夏闭秋启。而黄水偶涨，即行倒灌。今积淤日久，纵清水能出，止高于黄数寸及尺馀，暂开即闭，仅免倒灌，未能收刷淤之效。”上不怿，曰：“以昔证今，已成不可救药之势。为河督者，祗知氵曳清水以保堰，闭御坝以免倒灌，增工请帑，但顾目前，不思经久，如国计何？如民生何？如后日何？”

十年，井言：“淮水归海之路不畅，请于扬粮厅之八塔铺、商家沟各斜挑一河，汇流入江，分减涨水，并拆除芒稻河东西闸，挑挖淤滩，可抵新辟一河之用。”从之。十二年，移建信坝于夏家桥。十四年，以义字引河跌深三四丈，堵闭不易，允河督麟庆请，改挑义字河头。二十一年，河决祥符，夺溜注洪泽湖，而江潮盛涨，又复顶托，因拆展御黄、束清及礼、智、仁各坝，并启放车逻等坝，以泄湖水。二十三年，河决中牟，全溜下注洪泽湖，高堰石工掣卸四千馀丈，先后拆展束清、御黄、智、信各坝，并启放顺清、礼、义等河，金湾旧坝及东西湾坝同时并启，减水入江。

咸丰五年，河复决铜瓦厢，东注大清河入海。黄河自北宋时一决滑州，再决澶州，分趋东南，合泗入淮。盖淮下游为河所夺者七百七十馀年，河病而淮亦病。至是北徙，江南之患息。士民请复淮水故道者，岁有所闻。

同治八年，江督马新贻濬张福口引河，淮遂由清口达运。嗣又挑杨庄以下之淤黄河，以泄中运河盛涨。九年，新贻等言：“测量云梯关以下河身，及成子河、张福口、高良涧一带湖心，始知黄河底高于洪湖底一丈至丈五六尺不等，必先大濬淤黄，使淮得畅流入海，继辟清口，导之入旧黄河，再堵三河，以杜旁氵曳而资抬蓄。然非修复堰、盱石工，坚筑运河两堤，不敢遽堵三河、辟清口。统筹各工，非数百万金不能集事。拟分别缓急，次第筹办，不求利多，但求患减，为得寸得尺之计，收循序渐进之功。”

光绪七年，江督刘坤一言：“臣此次周历河湖，知淮扬水利有关国计民生。前议导淮，未可中辍。自杨庄以下，旧黄河淤平，则山东昭阳、微山等湖之水，由中运河直趋南运河，夏秋之间，三闸甚形吃重。自洪泽湖淤浅，淮水不能合溜，北高于南，水之分入张福引河者无多，大溜由礼河径趋高、宝等湖。上年挑濬旧黄河后，山东蛟水屡次暴发，由此分泻入海。筑礼坝后，湖水潴深，且由张福河入运口者颇旺。此挑旧河、筑礼坝之不无微效也。惟是张福河浅，湖水仍趋重礼河越坝，终为可虑。倘遇湖水泛滥，礼河即无越坝，亦难分消，必开信、智两坝，由高宝湖入南运河，亦必开车逻、南关等坝，由里下河入海，沿途淹没田庐，所损匪细。今拟就张福河开挖宽深，以引洪泽湖之水，复挖碎石河，以分张福河之水，由吴城七堡汇顺清河。水小则由顺清入运，途纡而势稍舒，水大则由旧黄河入海，途直而势自顺。约三四年间，便可告竣，所费尚不过钜。议者或谓导淮入海，当尽泻洪湖之水，有妨官运民田。臣以为别开引河，或不免有此患。今循张福河、碎石河故道以归顺清河，自非淮涨一二丈，则顺清河之水何能高过中运河，溢出旧黄河？如使淮水暴涨，方有溃决之虞，惟恐水无去路，此正导淮之本意也。议者或谓多引湖水入运，恐三闸不能支持。不思洪湖未淤以前，湖水四平，蓄水深广，张福以外，有四引河以济漕运。维时黄未北徙，每遇漕船过闸，方且蓄清敌黄，以五引河全注运口，而三闸屹然，今特张福一河，决无致损三闸之理。且上年挑通旧黄河，已分减中运河水，其入南运河者不过三四成。湖水虽增，与前略等，即遇大水，有旧黄河可以分减，亦不至专出三闸也。议者又谓如此，导淮无弊，亦属无利，何必虚费帑藏。其说亦不尽然。夫治水之道，必须通盘规画，并须预防变迁。洪湖南有礼河，北有张福河，均为分泄淮水。而水势就下，礼河常苦水大，筑礼河坝所以蓄张福之水，濬张福口所以顾礼河之堤，彼此互相维系。如使礼河受全湖之冲，新坝恐不能保，续修则所费弥钜，不修则为害滋深，下者益下，高者益高，张福河渐形壅塞矣。且导淮之举，原防盛涨肆虐。如引湖由张福出顺清，以旧黄河为出海之路，偶有泛溢，该处土旷人稀，趋避尚易。若张福不畅，全湖之水折而南趋，则淮扬繁盛之区，亿万生灵将有其鱼之叹。导淮之利，见于目前者犹小，见于日后者乃大也。”疏入，下部知之。

八年，江督左宗棠言：“濬沂、泗为导淮先路，洵为确论。惟云梯关以下二百馀里，河身高仰，且有远年沙滩。昔以全黄之力所不能通者，今欲以沂、泗分流通之，其势良难。大通在云梯关下十馀里，旧黄河北岸，系嘉庆中漫口，东北流四十馀里，至响水口，接连潮河，至灌河口入海。就此加挑宽深，出海较便。沂、泗来源，当大为分减，淮未复而运道亦可稍安，淮既复而归海无虞阻滞。此疏濬下游，宣泄沂、泗，实导淮先路，不可不亟筹者也。淮挟众流，汇为洪泽，本江、皖巨浸。自道光间为黄所淤，北高南下，由礼河趋高宝湖以入运者垂三十年。今欲导之复故，不啻挽之逆流。自张福口过大通、响水口入海，三百五十馀里，节节窒儿，非下游畅其去路，上游塞其漏卮，其不能舍下就高入黄归海也明甚。查张福口及天然引河，皆北趋陈家集之大冲，至碎石河以达吴城七堡，又北至顺清河口，接杨庄旧黄河。张福河面六十馀丈，宜加宽深，天然河更须疏瀹，吴城七堡一带高于张福河底丈六七尺，尤必大加挑濬，使湖水果能入黄，然后可堵礼河，以截旁趋之出路，堵顺清河，以杜运河之夺河。此引淮入海工程，当以次接办者也。湖水不高，不能入黄。太高，不特堰、盱石工可虑，运口闸坝难支，且于盱眙、五河近湖民田有碍。拟修复智、信等坝以泄湖涨，更建闸大冲，俾湖水操纵由人，多入淮而少入运。此又预筹以善其后者也。”

三十四年，江督端方会勘淮河故道，力陈导淮四难，因于清江浦设局，遴绅筹议。久之无端绪，乃撤局。宣统元年，江苏谘议局开，总督张人骏以导淮事列案交议，决定设江淮水利公司，先行测量，务使导淮复故，专趋入海。二年，侍读学士恽毓鼎以滨淮水患日深，上言：“自魏、晋以降，濒淮田亩，类皆引水开渠，灌溉悉成膏腴。近则沿淮州县，年报水灾，浸灌城邑，漂没田庐，自正阳至高、宝，尽为泽国，实缘近百年间，河身淤塞，下游不通，水无所归，浸成泛滥。是则高堰坝之为害也。异时黄、淮合流，有南下之势，治河者欲束淮以敌黄，故特坚筑高堰坝头，逼淮由天妃闸以济运。今黄久北徙，堰坝无所用之，当别筹入海之途。其道有二，以由清口西坝、盐河至北潮河为便。尾闾既畅，水有所归，不独颍、寿、凤、泗永澹沈灾，即高、宝、兴、泰亦百年高枕矣。”事下江督张人骏、苏抚程德全、皖抚朱家宝勘议。人骏等言：“正事测量，俟测勘竣，即遴员开办。”报闻。三年，御史石长信言：“导淮一举，询谋佥同。美国红十字会亦拟遣工程师来华查勘。则我之思患预防，尤不可缓。江苏水利公司既允部拨费用，安徽亦应设局测量，以为消弭巨灾之图。”下部议允之。

导淮之举，经始于同治六年。时曾国籓督两江，尝谓“复渎之大利，不敢谓其遽兴，淮扬之大害，不可不思稍减”。迨黄流北徙，言者益多，大要不出两策。一谓宜堵三河，辟清口，濬旧河，排云梯关，使由故道入海。一谓导淮当自上流始，洪泽湖乃淮之委，非淮之源，宜于上游辟新道，循睢、汴北行，使淮未注湖，中途已泄其半，再由桃源之成子河穿旧黄河，经中河双金闸入盐河，至安东入海，使全淮分南北二道，纳少泻多，淮患从此可减。二说所持各异。然同、光以来，濬成子、碎石、沂、泗等河，疏杨庄以下至云梯关故道，固已小试其端。卒之淮为黄淤，积数百年，已无经行之渠，由运入江，势难尽挽，迄于国变，终鲜成功。

永定河亦名无定河，即桑干下游。源出山西太原之天池，伏流至朔州、马邑复出，汇众流，经直隶宣化之西宁、怀来，东南入顺天宛平界，迳卢师台下，始名卢沟河，下汇凤河入海。以其经大同合浑水东北流，故又名浑河，元史名曰小黄河。从古未曾设官营治。其曰永定，则康熙间所锡名也。永定河汇边外诸水，挟泥沙建瓴而下，重峦夹峙，故鲜溃决。至京西四十里石景山而南，迳卢沟桥，地势陡而土性疏，纵横荡漾，迁徙弗常，为害颇钜。于是建堤坝，疏引河，宣防之工亟焉。

顺治八年，河由永清徙固安，与白沟合。明年，决口始塞。十一年，由固安西宫村与清水合，经霸州东，出清河；又决九花台、南里诸口，霸州西南遂成巨浸。康熙七年，决卢沟桥堤，命侍郎罗多等筑之。三十一年，以河道渐次北移，永清、霸州、固安、文安时被水灾，用直隶巡抚郭世隆议，疏永清东北故道，使顺流归淀。

三十七年，以保定以南诸水与浑水汇流，势不能容，时有泛滥，圣祖临视。巡抚于成龙疏筑兼施，自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，迳固安北十里铺、永清东南朱家庄，会东安狼城河，出霸州柳岔口三角淀，达西沽入海，濬河百四十五里，筑南北堤百八十馀里，赐名永定。自是浑流改注东北，无迁徙者垂四十年。三十九年，郎城淀河淤且平，上游壅塞，命河督王新命开新河，改南岸为北岸，南岸接筑西堤，自郭家务起，北岸接筑东堤，自何麻子营起，均至柳岔口止。四十年，加筑南岸排椿遥堤，修金门闸。四十八年，决永清王虎庄，旋塞。五十六年，修两岸沙堤大堤，决贺尧营。六十一年，复决贺尧营，随塞。

雍正二年，修郭家务大堤，筑清凉寺月堤，修金门闸，筑霸州堂二铺南堤决口。三年，因郭家务以下两岸顿狭，永清受害特重，命怡亲王允祥、大学士朱轼，引浑水别由一道入海，毋使入淀，遂于柳岔口少北改为下口，开新河自郭家务至长河，凡七十里，经三角淀达津归海，筑三角淀围堤，以防北轶。又筑南堤自武家庄至王庆坨，北堤自何麻子营至范瓮口，其冰窖至柳岔口堤工遂废。十二年，决梁各庄、四圣口等处三百馀丈，黄家湾河溜全夺，水穿永清县郭下注霸州之津水洼归淀。总河顾琮督兵夫塞之。十三年，决南岸朱家庄、北岸赵家楼，水由六道口小堤仍归三角淀。

乾隆二年，总河刘勷勘修南北堤，开黄家湾、求贤庄、曹家新庄各引河，濬双口、下口、黄花套。六月，涨漫南岸铁狗、北岸张客等村四十馀处，夺溜由张客决口下归凤河。命吏部尚书顾琮察勘，请仿黄河筑遥堤之法。大学士鄂尔泰持不可，议“于北截河堤北改挑新河，以北堤为南堤，沿之东下，下游作泄潮埝数段，复于南北岸分建滚水石坝四，各开引河：一于北岸张家水口建坝，即以所冲水道为引河，东汇凤河；一于南岸寺台建坝，以民间泄水旧渠入小清河者为引河；一于南岸金门闸建坝，以浑河故道接檿牛河者为引河；一于南岸郭家务建坝，即以旧河身为引河。合清隔浊，条理自明”。诏从其请。

四年，直督孙嘉淦请移寺台坝于曹家务，张客坝于求贤庄。又于金门闸、长安城添筑草坝，定以四分过水。顾琮言，金门闸、长安城两坝水势仅一河宣泄，恐汛发难容，拟分引河为两股，一由南洼入中亭河，一由杨青口入津水洼。又言郭家务、小梁村等处旧有遥河千七百丈，年久淤塞，请发帑兴修。均从之。五年，孙嘉淦请开金门闸重堤，濬西引河，开南堤，放水复行故道。六年，凌汛漫溢，固、良、新、涿、雄、霸各境多淹。从鄂尔泰议，堵闭新引河，展宽双口等河，挑葛渔城河槽，筑张客、曹家务月堤，改筑郭家务等坝。八年，濬新河下口，及董家河、三道河口，修新河南岸及凤河以东堤埝。又疏穆家口以下至东萧庄、凤河边二十里有奇。九年，以范瓮口下统以沙、叶两淀为归宿，两汛水多归叶淀，遂疏注沙淀路，并将南北旧减河濬归凤河。

十五年五月，河水骤涨，由南岸第四沟夺溜出，迳固安城下至牛坨，循黄家河入津水洼，一由檿牛河入中亭河。命侍郎三和同直督堵御，于口门下另挑引河，截溜筑坝，遏水南溢，使归故道。十六年，凌汛水发，全河奔注冰窖堤口，即于王庆坨南开引河，导经流入叶淀，以顺水性。十九年，南埝水漫堤顶，决下口东西老堤，夺溜南行，漫胜芳旧淀，迳永清之武家厂、三圣口，霸州之信安入口。明年，高宗临视，改下游由调河头入海，挑引河二十馀里，加培埝身二千二百馀丈。二十一年，直督方观承请于北埝外更作遥堤，预为行水地，凤河东堤亦接筑至遥埝尾。从之。二十四年，大雨，直隶各河并涨，下游悉归淀内，大清河不能宣泄，转由凤河倒漾，阻遏浑流，南岸四工堤决。命御前侍卫赫尔景额协同直督克日堵筑。

三十五年、三十六年，两岸屡决。三十七年，命尚书高晋、裘曰修偕直督周元理履勘，疏言：“永定河自康熙间筑堤以来，凡六改道。救弊之法，惟有疏中洪、挑下口，以畅奔流，筑岸堤以防冲突，濬减河以分盛涨。”遂兴大工，用帑十四万有奇。自是水由调河头迳毛家洼、沙家淀达津入海。三十八年，调河头受淤，其澄清之水散漫而下，别由东安响水村直趋沙家淀。四十年，堵北三工、南头工漫口。四十四年，展筑新北堤，加培旧越堤，废去濒河旧堤，使河身宽展。四十五年，卢沟桥西岸漫溢，北头工冲决，由良乡之前官营散溢求贤村减河归黄花店，爰开引沟八百丈，引溜归河。五十九年，决北二工堤，溜注求贤村引河，至永定河下游入海。旋即断流，又漫南头工堤，水由老君堂、庄马头入大清河，凡筑南堤百馀丈。又于玉皇庙前筑挑水坝。

嘉庆六年，决卢沟桥东西岸石堤四、土堤十八，命侍郎那彦宝、高杞分驻堵筑，并疏濬下游，集民夫五万馀治之。御制河决叹，颁示群臣。两月馀工竣。十五年，永定河两岸同时漫口，直督温承惠驻工堵合之。十七年，河势北趋，葛渔城淤塞，水由黄花店下注。乃于旧淤河内挑挖引河，并于上游筑草坝，挑溜东行，另建圈堤以防泛衍。二十年，拆凤河东堤民埝以去下壅。六月大雨，北岸七工漫塌，开引河，由旧河身稍南，直至黄花店，东抵西洲，长五千六百九丈。九月，水复故道。二十四年，北岸二工漫溢，头工继溢，侧注口门三百馀丈，大兴、宛平所属各村被淹。九月塞决口，并重濬北上引河。

道光三年，河由南八工堤尽处决而南，直趋汪儿淀。四年，侍郎程含章勘议濬复，未果。十年，直督那彦成请于大范瓮口挑引河，并将新堤南遥埝加高培厚。报可。十一年春，河溜改向东北，迳窦淀，历六道口，注大清河，汪儿淀口始塞，水由范瓮口新槽复归王庆坨故道。十四年，宛平界北中、北下汛决口，水由庞各庄循旧减河至武清之黄花店，仍归正河尾闾入海。良乡界南二工决口，水由金门闸减河入清河，经白沟河归大清河。爰挑引河，自漫口迤下至单家沟，间段修筑二万七千四百馀丈。二十四年，南七工漫口，就迤北三里许之河西营为河头，挑引河七十馀里，直达凤河。三十年五月，上游山水下注，河骤涨，北七工漫三十馀丈，由旧减河迳母猪泊注凤河。勘于冯家场北河湾开引河，十月竣工。

咸丰间，南北堤溃决四次。时军务方棘，工费减发，补苴罅漏而已。

同治三年，因河日北徙，去路淤浅，于柳坨筑坝，堵截北流，引归旧河，展宽挑深张坨、胡家房河身，经东安、武清、天津入海。六年以后，时有溃决。八年，直督曾国籓请于南七工筑截水大坝，两旁修筑圈埝，并挑濬中洪，疏通下口，以免壅溃。从之。十年，南岸石堤漫口，夺溜迳良乡、涿州注大清河入海。明年，允直督李鸿章请，修金门闸坝，疏濬引河，由童村入小清河。石堤决口塞。十二年，南四工漫口，由霸州檿牛河东流。爰将引河增长，复筑挑水坝一。

光绪元年，南二汛漫口，随塞。四年，北六汛决口，筑合后，复于坦坡埝尾接筑民埝至青光以下。十年，以凤河当永定河之冲，年久淤垫，以工代赈，起南苑五空闸，讫武清缑上村，间段挑濬，并培筑堤坝决口。十六年，大水，畿辅各河并涨，永定北上汛、南三汛同时漫决。命直督迅筹堵筑，添修挑坝岸堤，又疏引河六十馀里。十八年夏，大雨，河水陡涨，南上汛灰坝漫口四十馀丈。给事中洪良品言北岸头工关系最重，请接连石景山以下添砌石堤，以资捍卫。下所司筹议。因工艰费钜，择要接筑石堤八里，并添修石格。十九年冬，因频年溃决为患，命河督许振祎偕直督会勘筹办。振祎陈疏下游、保近险、濬中洪、建减坝、治上游五事。直隶按察使周馥并建议于卢沟南岸筑减水大石坝，以水抵涵洞上楣为准，逾则泻去。诏如所请。二十二年，北六工、北中汛先后漫溢，由韩家树汇大清河，遂挑濬大清河积淤二十馀里。

二十五年，诏直督裕禄详勘全河形势，以纾水患。裕禄言：“畿辅纬川百道，总汇于南北运、大清、永定、子牙五经河，由海河达海，惟永定水浑善淤，变迁无定。从前下口遥堤宽四十馀里，分南、北、中三洪。嗣因南、中两洪淤垫，全由北洪穿凤入运。”因陈统筹疏筑之策七：一，先治海河，俾畅尾闾，然后施工上游；一，宜以凤河东堤外大洼为永定下口；一，修筑北运河西堤；一，规复大清河下口故道于西沽；一，修筑格淀；一，修筑韩家树横直各堤；一，疏濬中亭河，以期一劳永逸。需费七十七万有奇。帝命分年筹办。适有拳匪之乱，不果行。

三十年后，南北岸屡见溃决，均随时堵合。论者以为若将险工全作石堤，湾狭处改从宽直，并于南七工放水东行，傍淀达津，再加以石坝分泄盛涨，庶几永保安澜云。

海塘惟江、浙有之。于海滨卫以塘，所以捍御咸潮，奠民居而便耕稼也。在江南者，自松江之金山至宝山，长三万六千四百馀丈。在浙江者，自仁和之乌龙庙至江南金山界，长三万七千二百馀丈。江南地方平洋暗潮，水势尚缓。浙则江水顺流而下，海潮逆江而上，其冲突激涌，势尤猛险。唐、宋以来，屡有修建，其制未备。清代易土塘为石塘，更民修为官修，钜工累作，力求巩固，滨海生灵，始获乐利矣。

顺治十六年，礼科给事中张惟赤言：“江、浙二省，杭、嘉、湖、宁、绍、苏、松七郡皆滨海，赖有塘以捍其外，至海盐两山夹峙，潮势尤猛。故明代特编海塘夫银，以事岁修。近此款不知销归何地，塘基尽圮。傥风涛大作，径从坍口深入，恐为害七郡匪浅。请严饬抚、按勒限报竣，仍定限岁修，以防患未然。”下部议行。康熙三年，浙江海宁海溢，溃塘二千三百馀丈。总督赵廷臣、巡抚朱昌祚请发帑修筑，并修尖山石堤五千馀丈。二十七年，修海盐石塘千丈。三十七年，飓风大作，海潮越堤入，冲决海宁塘千六百馀丈，海盐塘三百馀丈，筑之。五十七年，巡抚朱轼请修海宁石塘，下用木柜，外筑坦水，再开濬备塘河以防泛溢。五十九年，总督满保及轼疏言：“上虞夏盖山迤西沿海土塘冲坍无存，其南大亹沙淤成陆，江水海潮直冲北大亹而东，并海宁老盐仓皆坍没。”因陈办法五：一，筑老盐仓北岸石塘千三百馀丈，保护杭、嘉、湖三府民田水利；一，筑新式石塘，使之稳固；一，开中小亹淤沙，使江海尽归赭山、河庄山中间故道，可免潮势北冲；一，筑夏盖山石塘千七百馀丈，以御南岸潮患；一，专员岁修，以保永固。下部议，如所请行。

雍正二年，帝以塘工紧要，命吏部尚书朱轼会同浙抚法海、苏抚何天培勘估杭、嘉、湖等府塘工，需银十万五千两有奇，松江府华、娄、上海等县塘工，需银十九万两有奇，部议允之。六年，巡抚李卫请将骤决不可缓待之工，先行抢修，随后奏闻。“抢修”之名自此始。十一年，命内大臣海望、直督李卫赴浙查勘海塘，谕曰：“如果工程永固，可保民生，即费帑千万不必惜。”寻请于尖、塔两山间建石坝堵水，并改建草塘及条石块石各塘为大石塘，更于旧塘内添筑上备塘。十二年，因堵尖山水口、开中小亹引河久未施工，责浙督程元章等督办不力，命杭州副都统隆升总理，御史偏武佐之。五月工竣。十三年，命南河督嵇曾筠总理塘工。曾筠言：“海宁南门外俯临江海，请先筑鱼鳞石塘五百馀丈，保卫城池。”下廷臣议行。

乾隆元年，署苏抚顾琮请设海防道，专司海塘岁修事。曾筠请于仁、宁等处酌建鱼鳞大石塘六千馀丈，均从之。明年，建海宁浦儿兜至尖山头鱼鳞大石塘五千九百馀丈。四年，允浙抚卢焯请，筑尖山大坝，次年秋工竣，御制文记之。六年，左都御史刘统勋言：“前据闽浙总督德沛请改老盐仓至章家庵柴塘为石塘，廷议准行。臣意以为草塘改建不必过急，南北岸塘工实不宜缓。盖通塘形势，海宁之潮犹属往来涤荡，而海盐之潮，则对面直冲，其大石塘岁久罅漏，尤宜及早补苴。臣以大概计之，动发七十万金，而通塘可有苞桑之固。”疏入，命统勋会同浙督德沛、浙抚常安察勘。寻覆称：“改建石工，诚经久之图，但须宽以时日，年以三百丈为率。”七年，总督那苏图请先于最险处间段排筑石篓，俟根脚坚实，再建石塘。越二年，遣尚书讷亲勘视。疏言：“仁、宁二邑柴塘稳固，若虑护沙坍涨无常，第将中小亹故道开濬，俾潮水循规出入，上下塘俱可安堵。”于是改建石工之议遂寝。七月，苏抚陈大受言：“宝山地滨大海，月浦土塘被潮冲刷，请建单石坝，外加椿石坦坡各百七十丈，并接筑沙塘，使与土塘联属，中设涵洞宣泄。”下部议行。

十一年，常安言：“蜀山迤北有积沙四五百丈，横亘中间。先就沙嘴开沟四，以引潮水攻刷。今伏汛已过，南沙坍卸殆尽，蜀山已在水中，潮汐渐向南趋。倘秋汛不复涌沙，则大溜竟行中小亹矣。”报闻。十二年，常安委员疏濬蜀山一带，用切沙法疏刷。十一月朔，中小亹引河一夕冲开，大溜经由故道，南北岸水远沙长，皆成坦途。十三年，大学士高斌、讷亲先后奉命查勘塘工。斌请于东西柴石各塘后身加筑土堰，扌党护潮头。四月，讷亲疏陈善后事宜，命巡抚方观承酌议。观承请于北塘北大亹故道，及三里桥、掇转庙等处，设竹篓滚坝，堵御潮沟，大小山圩改建块石塘，南塘各工，预筹防护，并将右营员弁兵丁调派，分汛防驻。下廷议允行。十六年，允巡抚永贵请，改建山阴宋家溇土塘为石塘，加筑坦水。

十七年，巡抚雅尔哈善言：“中亹山势仅宽六里，浮沙易淤，且南岸文堂山脚有沙嘴百三十馀丈，挑溜北趋，北岸河庄山外亦有沙嘴五十馀丈，颇碍中亹大溜。现将两处涨沙挑切疏通，俾免阻滞。”得旨嘉勉。十九年，因浙省塘工无险，省海防道。二十一年，喀尔吉善言：“水势南趋，北塘稳固，而险工在绍兴一带。拟于宋家溇、杨柳港，照海宁鱼鳞大条石塘式，建四百丈。”从之。二十三年，增筑镇海县海塘。二十六年，苏抚陈宏谋言，常熟、昭文滨海地方，从太仓州境接筑土塘。嗣开白茆河、徐六泾二口，建闸启闭。本年潮涨，石墙倾圮，请改为滚坝。得旨允行。

二十七年，帝南巡，阅海宁海塘工。谕曰：“朕念海塘为越中第一保障。比岁潮势渐趋北大亹，实关海宁、钱塘诸邑利害。计改老盐仓一带柴塘为石，而议者纷歧。及昨临勘，则柴塘沙性涩汕，石工断难措手，惟有力缮柴塘，得补偏救弊之一策。其悉心经理，定岁修以固塘根，增坦水石篓以资拥护。”又谕曰：“尖山、塔山之间，旧有石塘。朕今见其横截海中，直逼大溜，实海塘扼要关键。就目下形势论，或多用竹篓加镶，或改用木柜排砌。如将来沙涨渐远，宜即改筑条石坝工，俾屹然如砥柱，庶北岸海塘永资保障。该督抚等其善体朕意，动帑儹办，并勒石塔山，以志永久。”二十八年，苏抚庄有恭言：“江南松、太海壖土性善坍，华亭、宝山向筑坦坡，皆不足恃。应仿浙江老盐仓改建块石篓塘。”诏如所请。三十年春，帝南巡，阅视海宁海塘。谕曰：“绕城石塘，实为全城保障。塘下坦水，祗建两层，潮势似觉顶冲。若补筑三层，尤资裨益。著将应建之四百六十馀丈一律添建。”三月工竣。

三十五年，巡抚熊学鹏请于萧山、山阴、会稽改建鱼鳞大石塘。帝以潮势正趋北亹，与南岸渺不相涉，斥之。三十七年，巡抚富勒浑疏报中亹引河情形，略言：“潮头大溜，一由蜀山直趋引河，一由岩峰山西斜入引河，至河庄山中段会合，互相撞击，仍分两路西行，随令员弁于引河中段挑堰沟二十馀道，导引潮溜，俾复中亹故道。”谕曰：“潮汛迁移，乃嘘吸自然之势，若开挖引河，恐徒劳无益。止宜实力保卫堤塘，以待其自循旧轨，不必执意开沟引溜，欲以人力胜海潮也。”

四十三年，浙抚王亶望疏陈海塘情形，命江督高晋会同相度。寻疏言：“章家庵一带柴工五百丈，潮神庙前柴塘三百丈，应添建竹篓，并排列两层椿木以防动摇。”从之。四十五年，帝南巡，幸海宁尖山阅海塘。十二月，命大学士阿桂、南河督陈辉祖赴浙履勘。疏言：“海塘工程，应建石塘二千二百丈，若改为条石，施工易而成事速，约计三年可以蒇工。”又言：“办理鱼鳞石塘，仿东塘之例，量地势高下，用十六层至十八层，约需三十万。”帝命工部侍郎杨魁驻工协办，次年八月竣工。四十九年，帝幸杭州，阅视海塘，谕曰：“老盐仓旧有柴塘，一律添建石塘四千二百馀丈，于上年告竣，自应砌筑坦水保护。乃该督抚并未虑及，设遇异涨，岂能抵御？著将柴塘后之土顺坡斜做，并于其上种柳，俾根株盘结，则石柴连为一势，即以柴塘为石塘之坦水。至范公塘一带，亦必接建石工，方于省城足资巩护。著拨帑五百万，交该督抚核算，分限分年修筑。”五十二年工竣。

嘉庆四年，浙抚玉德请改山阴土塘为柴塘。十三年，浙抚阮元请改萧山土岸为柴塘。十六年，浙抚蒋攸铦请将山阴各土塘堤一律建筑柴塘；苏抚章煦请将华亭土塘加筑单坝二层。均从之。

道光十三年五月，巡抚富呢扬阿疏言“东西两防塘工，先择尤险者修筑，需银五十一万二千馀两”。十一月，又言“限内限外各工俱掣坍，需银十九万四千馀两”。十二月，又言“东塘界内，应于前后两塘中间，另建鳞塘二千六百馀丈，需银九十二万二千两”。均下部议行。十四年，命刑部侍郎赵盛奎、前东河督严烺，会同富呢扬阿查勘应修各工。寻疏言：“外护塘根，无如坦水，拟自念里亭汛至镇海汛，添建盘头三座，改建柴塘三千三百馀丈；其西塘乌龙庙以东，应接筑鱼鳞石块；海宁绕城石塘，应加高条石两层。俟明年大汛时续办。”遣左都御史吴椿往勘，留浙会办。十六年三月工竣，计修筑各工万七千馀丈，用银一百五十七万有奇。三十年，巡抚吴文镕叠陈海塘石工冲缺，令速抢办。十月工竣。

咸丰七年八月，海塘埽各工猝被风潮冲坍。十二月，次第堵合。同治三年，御史洪燕昌言浙江海塘溃决，请速筹款修理。部议将浙海关等税拨用。五年，内阁侍读学士锺佩贤疏陈海塘关系东南大局，有四害三可虑。命巡抚马新贻详勘，修海宁鱼鳞石工二百六十馀丈。六年，以浙江海塘工钜费多，议分最要次要修筑，期以十年告竣。七年，两江总督曾国籓等请修华亭石塘护坝，嗣是塘工岁有修筑。

光绪三年，修宝山北石塘护土，建护塘拦水各坝，及仁和、海宁鱼鳞石塘千三百馀丈。十年，修昭文、华亭、宝山等处塘坝及石坦坡。十二年，浙江巡抚刘秉璋言，海盐原建石塘四千六百馀丈，积年坍损过半，拟择要兴办，埋砌者五百丈，建复者四百六十丈，需银二十万。允之。十八年，浙抚刘树棠疏言，海宁绕城石塘坍塌日甚，请添筑坦水，以塘工加抽丝捐积存馀款先行开办，随筹款次第兴修。从之。十九年，修太仓茜泾口椿石坦坡百五十一丈，镇洋杨林口椿石二百丈，昭文施家桥至老人滨双椿夹石护坝二百丈，华亭外塘纯石斜坝四十六丈。

综计两省塘工，自道光中叶大修后，叠经兵燹，半就颓圮，迄同治初，兴办大工，库款支绌，遂开办海塘捐输，并劝令两省丝商，于正捐外，加抽塘工丝捐，给票请奖。旋即停止。光绪三十年，浙江巡抚聂缉椝请复捐输旧章，以济要工。因二十七年以后，潮汐猛烈，次险者变为极险，拟将柴埽各工清底拆筑，非筹集钜款，不能历久巩固云。

**卷一百二十九**

志一百四

河渠四

直省水利

清代轸恤民艰，亟修水政，黄、淮、运、永定诸河、海塘而外，举凡直省水利，亦皆经营不遗馀力，其事可备列焉。

顺治四年，给事中梁维请开荒田、兴水利，章下所司。十一年，诏曰：“东南财赋之地，素称沃壤。近年水旱为灾，民生重困，皆因水利失修，致误农工。该督抚责成地方官悉心讲求，疏通水道，修筑堤防，以时蓄泄，俾水旱无虞，民安乐利。”

康熙元年，重修夹江龙兴堰，又凿大渠以广灌溉。二年，修和州铜成堰，龙首、通济二渠。交城磁瓦河涨，水侵城，筑堤障之。三年，修嘉定楠木堰。九年，修郿县金渠、宁曲水利。十二年，重修城固五门堰。十九年，濬常熟白茆港、武进孟渎河。二十三年，修五河南湖堤坝。二十七年，修徽州鱼梁坝。三十七年，命河督王新命修畿辅水利。

三十八年，圣祖南巡，至东光，命直隶巡抚李光地察勘漳河、滹沱河故道。覆疏言：“大名、广平、真定、河间所属，凡两河经行之处，宜开濬疏通，由馆陶入运。老漳河与单家桥支流合，至鲍家嘴归运，可分子牙河之势。”三十九年，帝巡视子牙河堤，命于阎、留二庄间建石闸，随时启闭。御史刘珩言，永平、真定近河地，应令引水入田耕种。谕曰：“水田之利，不可太骤。若克期齐举，必致难行。惟于兴作之后，百姓知其有益，自然鼓励效法，事必有成。”四十年，李光地言：“漳河分四支，三支归运皆弱，一支归淀独强。遇水大时，当用挑水坝等法，使水分流，北不至挟滹沱以浸田，南不至合卫河以害运。”如所请行。

四十三年，挑杨村旧引河。先是子牙河广福楼开引河时，文安、大城民谓有益，青县民谓不便，各集河干互控。至是河成，三县民皆称便。天津总兵官蓝理请于丰润、宝坻、天津开垦水田，下部议。旋谕曰：“昔李光地有此请，朕以为不可轻举者，盖北方水土之性迥异南方。当时水大，以为可种水田，不知骤涨之水，其涸甚易。观琉璃河、莽牛河、易河之水，入夏皆涸可知。”次年部臣仍以开垦为请，谕以此事暂宜存置，可令蓝理于天津试开水田，俟冬后踏勘。

四十八年，濬郑州贾鲁河故道，自东赵讫黄河涯口新庄。于东赵建闸一，黄河涯口筑草坝石闸各一。甘肃巡抚舒图言：“唐渠口高于身，水势不畅，应引黄河之水汇入宋澄堡。如水不足用，更于上游近黄处开河引水，酌建闸坝，以资蓄泄。”从之。江苏巡抚于准言：“丹阳练湖，冬春泄水济运，夏秋分灌民田。自奸民图利，将下湖之地佃种升科，民田悉成荒瘠。请复令蓄水为湖，得资灌溉。”从之。五十七年，以沛县连年被水，命河督赵世显察勘。世显言：“金乡、鱼台之水，由沛之昭阳湖历微山湖，从荆山口出猫儿窝入运。近因荆山口十字河淤垫，致低田被淹。应将沙淤濬通，再于十字河上筑草坝。若遇运河水浅，即令堵塞，俾水全归微山湖，出湖口闸以济运，则民田漕运两有裨益。”从之。

世宗时，于畿辅水利尤多区画。雍正三年，直隶大水，命怡亲王允祥、大学士朱轼相度修治。因疏请濬治卫河、淀池、子牙、永定诸河，更于京东之滦、蓟，京南之文、霸，设营田专官，经画疆理。召募老农，谋导耕种。四年，定营田四局，设水利营田府，命怡亲王总理其事，置观察使一。自五年分局至七年，营成水田六千顷有奇。后因水力赢缩靡常，半就湮废。是年命侍郎通智、单畴书，会同川督岳锺琪，开惠农渠于查汉托护，以益屯守，复建昌润渠于惠农渠东北。六年，浚文水近汾河渠，引灌民田，开嵩明州杨林海以泄水成田。八年，帝以宁夏水利在大清、汉、唐三渠，日久颓坏，命通智同光禄卿史在甲勘修。是年修广西兴安灵渠，以利农田，通行舟。濬陈、许二州沟洫。

十年，云贵总督鄂尔泰言：“滇省水利全在昆明海口，现经修濬，膏腴田地渐次涸出。惟盘龙江、金棱、银棱、宝象等河俱与海口近，亟宜建筑坝台。”又言：“杨林海水势畅流，周围草塘均可招民开垦。宜良江头村旧河地形稍高，宜另开河道以资灌溉。寻甸河整石难凿，宜另濬沙河，俾得畅流。东川城北漫海，水消田出，亦可招垦。”均从之。十二年，营田观察使陈时夏言：“文安、大城界内修横堤千五百馀丈，营田四十八顷俱获丰收。但恐水涸即成旱田，请于大堤东南开建石闸，北岸多设涵洞，以资宣泄。”从之。

乾隆元年，大学士嵇曾筠请疏濬杭、湖水利。两广总督鄂弥达言：“广、肇二属沿江一带基围，关系民田庐舍，常致冲坍，请于险要处改土为石，陆续兴建。”下部议行。江南大雨水，淮阳被淹，命濬宿迁、桃源、清河、安东及高邮、宝应各水道。二年，命总督尹继善筹画云南水利，无论通粤通川及本省河海，凡有关民食者，及时兴修。陕西巡抚崔纪陈凿井灌田以佐水利之议。谕令详筹，勿扰闾阎。

三年，大学士管川陕总督事查郎阿言：“瓜州地多水少，民田资以灌溉者，惟疏勒河之水，河流微细。查靖逆卫北有川北、巩昌两湖，西流合一，名蘑菇沟。其西有三道柳条沟，北流归摆带湖。请从中腰建闸，下濬一渠，截两沟之水尽入渠中，为回民灌田之利。”贵州总督张广泗请开凿黔省河道，自都匀经旧施秉通清水江至湖南黔阳，直达常德，又由独山三脚坉达古州，抵广西怀远，直达广东，兴天地自然之利。均下部议行。四年，安徽布政使晏斯盛言，江北凤、颍以睢水为经，庐州以巢湖为纬，他如六安旧有堤堰，滁、泗亦多溪壑，概应动帑及时修濬，从之。川陕总督鄂弥达等言：“宁夏新渠、宝丰，前因地震水涌，二县治俱沉没。请裁其可耕之田，将汉渠尾展长以资灌溉。惟查汉渠百九十馀里，渠尾馀水无多，若将惠农废渠口修整引水，使汉渠尾接长，可灌新、宝良田数千顷。”上嘉勉之。

五年，河督顾琮言：“前经总河白锺山奏称‘漳河复归故道，则卫河不致泛溢，为一劳永逸之计’。臣等确勘，自和儿寨东起，至青县鲍家嘴入运之处止，计程六百馀里，河身淤浅，两岸居民稠密。若益以全漳之水，势难容纳，则改由故道，于直隶不能无患，然不由故道，又于山东不能无患。惟有分泄防御，使两省均无所害，庶为经久之图。”总办江南水利大理卿汪漋言：“盐城东塘河及阜宁、山阳各河道，高邮、宝应下游，及串场河、溱潼河，俱淤浅，应挑濬。其串场河之范堤，及拼茶角二场堤工，俱逼海滨，应加宽厚。扬州各闸坝应疏筑，限三年告成。”均如所请行。安徽巡抚陈大受言：“江北水利关系田功。原任籓司晏斯盛奏定兴修，估银四十馀万。窃思水利固为旱涝有备，而缓急轻重，必须熟筹。各州县所报，如河圩湖泽，及大沟长渠，工程浩繁，民力不能独举，自应官为经理。其馀零星塘荅，现有管业之人，原皆自行疏濬，朝廷岂能以有限钱粮，为小民代谋畚锸？”上韪之。河南巡抚雅尔图言：“豫省水利工程，惟上蔡估建堤坝，系防蔡河异涨之水。其馀汝河、滍河堤堰，应令地主自行修补。至开濬汝河、颍河等工，请停罢以节糜费。”报闻。

六年春，雅尔图言：“永城地洼积潦，城南旧有渠身长三万一千馀丈，通浍河，年久淤浅。现乘农隙，劝谕绅民挑濬，俾水有归。”又言：“前奉谕旨，开濬省城干涯河，复于中牟创开新河一，分贾鲁河水势，由沙河会干涯河，以达江南之涡河而汇于淮，长六万五千馀丈，今已竣工。”赐名惠济。

九年，御史柴潮生言：“北方地势平衍，原有河渠淀泊水道可寻。如听其自盈自涸，则有水无利而独受其害。请遣大臣赍帑兴修。”命吏部尚书刘于义往保定，会同总督高斌，督率办理。寻请将宛平、良乡、涿州、新城、雄县、大城旧有淀渠，与拟开河道，并堤埝涵洞桥闸，次第兴工。下廷议，如所请行。先是御史张汉疏陈湖广水利，命总督鄂弥达查勘。至是疏言：“治水之法，有不可与水争地者，有不能弃地就水者。三楚之水，百派千条，其江边湖岸未开之隙地，须严禁私筑小垸，俾水有所汇，以缓其流，所谓不可争者也。其倚江傍湖已辟之沃壤，须加谨防护堤塍，俾民有所依以资其生，所谓不能弃者也。其各属迎溜顶冲处，长堤连接，责令每岁增高培厚，寓疏濬于壅筑之中。”报闻。

十一年，大学士署河督刘于义等疏陈庆云、盐山续勘疏濬事宜，下部议行。青州弥河水涨，冲开百馀丈决口，旋堵。博兴、乐安积水，挑引河导入溜河。十二年夏，宿迁、桃源、清河、安东之六塘河，及沭阳、海州之沭河，山水涨发，地方被淹，命大学士高斌、总督尹继善，会同河臣周学健往勘。议于险处加宽挑直，建石桥，开引河，官民协力防护，从之。十三年，湖北巡抚彭树葵言：“荆襄一带，江湖袤延千馀里，一遇异涨，必借馀地容纳。宋孟珙知江陵时，曾修三海八柜以潴水。无如水浊易淤，小民趋利者，因于岸脚湖心，多方截流以成淤，随借水粮鱼课，四围筑堤以成垸，人与水争地为利，以致水与人争地为殃。惟有杜其将来，将现垸若干，著为定数，此外不许私自增加。”报闻。十四年，云南巡抚图尔炳阿以疏凿金沙江底绩，纂进金沙江志。

十七年，江苏巡抚庄有恭言：“苏州之福山塘河，太仓之刘河，乃常熟等八州县水利攸关，岁久不修，旱涝无备。请于附河两岸霑及水利各区，按亩酌捐，兴工修建。”得旨嘉奖。十八年，陕甘总督黄廷桂言：“巴里坤之尖山子至奎素，百馀里内地亩皆取用南山之水，自山口以外，多渗入沙碛，必用木槽接引，方可畅流。请于甘、凉、肃三处拨种地官兵千名，前往疏濬。”如所请行。以江南、山东、河南积年被水，而山东之水汇于淮、徐，河南之水达于凤、颍，须会三省全局以治之，命侍郎裘曰修、梦麟往来察阅，会江苏、安徽、河南各巡抚计议。寻曰修言：“包、浍二河在宿、永连界处，为泄水通商之要道。入安徽境内有石桥六，应加宽展。洪河、睢河与虹县之柏家河、下江之林子河、罗家河，应补修子堰。凤台之裔沟、黑濠、泾泥三河应挑深，使畅达入淮。”梦麟言：“砀山、萧县、宿迁、桃源、山阳、阜宁、沭阳共有支河二十馀，应分晰疏濬。”均从之。

二十三年，豫省开濬河道工竣，允绅民请，于永城建万岁亭，并御制文志之。山东巡抚阿尔泰言：“济宁、汶上、嘉祥毗连蜀山湖，地亩湮没约千馀顷，拟将金线、利运二闸启闭，使湖水济运，坡水归湖，可以尽数涸出。”得旨嘉奖。二十四年，濬京师护城河及圆明园一带河。御史李宜青请疏濬畿辅水源，命直隶总督方观承条议以闻。观承言：“东西二淀千里长堤，即宋臣何承矩兴堰遗迹。今昔情形有异。倘泥往迹，害将莫救。如就淀言利，则三百馀里中水村物产，视昔加饶，惟遇旱而求通雨泽于水土之气，则人事有当尽者耳。”四川总督开泰言：“灌县都江大堰引灌成都各属及眉、邛二州田亩，宁远南有大渡河，自冕宁抵会理三口，与金沙江合，支河杂出，堰坝最多，俱应相机修濬。”部议从之。

初，御史吴鹏南请责成兴修水土之政，命各督抚经画。浙江巡抚庄有恭言水之大利五，江、湖、海、渠、泉。他省得其二三，而浙实兼数利。金、衢、严三郡，各有山泉溪涧，灌注成渠，堰坝塘荡，无不具备。惟仁和、钱塘之上中市、三河垸、区塘、苕溪塘，海盐之白洋河、汤家铺庙、泾河，长兴之东西南溇港，永嘉之七都新洲陡门、九都水湫、三十四都黄田浦陡门，实应修举，以收已然之利。至杭州临平湖、绍兴夏盖湖，有关田畴大利，应设法疏挑，或召佃垦种，再体勘办理。”允之。

二十五年，阿尔泰疏言：“东省水利，以济运为关键，以入海为归宿。济、东、泰、武之老黄河、马颊、徒骇等河，兖、沂、曹之洸、涑等河，共六十馀道，皆挑濬通畅。运河民埝计长七百馀里，亦修整完固。青、莱所属乐安、平度、昌邑、潍县、高密等州县，应挑支河三十馀，俱节次挑竣。莱州之胶莱河，纳上游诸水，高密有胶河，亦趋胶莱，易致漫溢，应导入百脉湖，以分水势。沂州属兰、郯境内应开之武城等沟河二十五道，又续挑之响水等沟河二十五道，引洼地之水由江南邳州入运，并已工竣。”帝嘉之。

二十六年，河东盐政萨哈岱言：“盐池地洼，全恃姚暹渠为宣泄。近因渠身日高，涨漫南北堤堰禁墙内。黑河实产盐之本，年久浅溢。涑水河西地势北高南下，倘汛涨南趋，则盐池益难保护。五姓湖为众水所汇，恐下游阻滞，逆行为患。均应及时疏通。”从之。明年，帝南巡，谕曰：“江南滨河阻洳之区，霖潦堪虞，而下游蓄泄机宜，尤以洪泽湖为关键。自邵伯以下，金湾及东西湾滚坝，节节措置，特为三湖旁疏曲引起见。若溯源絜要，莫如广疏清口，乃及今第一义。至六塘河尾闾横经盐河以达于海，所有修防事宜，该督、抚、河臣会同盐政，悉心核议以闻。”

二十八年，帝以天津、文安、大城屡被霪潦，积水未消，命大学士兆惠督率经理。又以曰修前办豫省水利有效，命驰往会勘，覆命阿桂会同总督方观承酌办。阿桂等以“子牙河自大城张家庄以下，分为正、支二河，支河之尾归入正河，形势不顺。请于子牙河村南斜向东北挑河二十馀里；安州依城河为入淀尾闾，应挑长二千二百馀丈；安、肃之漕河，应挑长三千七百馀丈。其上游之姜女庙，应建滚水石坝，使水由正河归淀。新安韩家埝一带为西北诸水汇归之所，应挑引河十三里有奇”。如所议行。

二十九年，改建惠济河石闸。修湖北溪镇十里长堤，及广济、黄梅江堤。濬江都堰，开支河一，使涨水径达外江。三十二年，修筑淀河堤岸，自文安三滩里至大城庄儿头，长二千七百馀丈。山东巡抚崔应阶言：“武定近海地洼，每遇汛涨，全恃徒骇、马颊二河分流入海。徒骇下游至霑化入海处，地形转高，难议兴挑。勘有坝上庄旧漫口河形地势顺利，应开支河，俾两道分泄。”江苏巡抚明德言：“苏州南受浙江诸山经由太湖之水，北受扬子江由镇江入运之水，伏秋汛发，多致漫溢。请修吴江、震泽等十县塘路。”均从之。

三十三年，滹沱水涨，逼临正定城根，添筑城西南新堤五百七十馀丈，回水堤迤东筑挑水坝五。河神祠前筑鱼鳞坝八十丈。稿城东北两面，滹水绕流，顺岸筑埽三百六十丈，埽后加筑土埝。三十五年，挑濬苏郡入海河道，白茆河自支塘镇至滚水坝，长六千五百三十馀丈；徐六泾河自陈荡桥至田家坝，长五千九百九十馀丈。三十六年，濬海州之蔷薇、王家口、下坊口、王家沟四河。以直隶被水，命侍郎袁守侗、德成分往各处督率疏消。尚书裘曰修往来调度，总司其事。山东巡抚徐绩查勘小清河情形，请自万丈口挑至还河口，计四十里，使正、引两河分流，由河入泊，由泊达沟归海。诏如所议行。广西巡抚陈辉祖言：“兴安陡河源出海阳山，至分水潭，旧筑铧嘴以分水势，七分入湘江为北陡，三分入漓江为南陡，于进水陡口内南北建大小天坪，以资蓄泄，复建梅阳坪，以遏旁行故道，并以引灌粮田。近因连雨冲陷，请修复土石各工。”下部知之。

三十八年，挑濬禹城漯河、高密百脉湖引河。四十年，修筑武昌省城金河洲、太乙宫滨江石岸。江南旱，高、宝皆歉收。总督高晋，河督吴嗣爵、萨载合疏言：“嗣后洪湖水势，应以高堰志椿为准，各闸坝涵洞相机启放，总使运河存水五尺以济漕，馀水侭归下河以资灌溉。”从之。四十一年，修西安四十七州县渠堰共千一百馀处。总督高晋言：“瓜洲城外查子港工接连回澜坝，江岸忽于六月裂缝，坍塌入江约百馀丈，西南城墙塌四十馀丈。现在水势已平，拟将瓜洲量为收进，让地于江，并沿岸筑土坝以通纤路。”谕令妥善经理。

四十二年，山西巡抚觉罗巴延三言：“太原西有风峪口，旁俱大山，大雨后山水下注县城，猝难捍御。请自峪口起，开河沟一，直达汾水，所占民田止四十馀亩，而太原一城可期永无水患。”四十三年，疏濬湖州溇港七十二。修昌邑海堤，居民认垦堤内碱废地千二百馀顷。濬镇洋刘河，自西陈门泾上头起，至王家港止。四十四年，改建宣化城外柳川河石坝，并添筑石坦坡。漳河下游沙庄坝漫口，淹及成安、广平，水无归宿。于成安柏寺营至杜木营，绕筑土埝千一百馀丈。

四十七年，云南巡抚刘秉恬言：“邓川之弥苴河，上通浪穹，下注洱海，中分东西两湖。东湖由河入海，河高湖低，每遇夏秋涨发，回流入湖，淹没附近粮田。绅民倡捐，将湖尾入海处堵塞，另开子河，引东湖水直趋洱海，又自青石涧至天洞山，筑长堤、建石闸，使河归堤内，水由闸出，历年所淹田万一千二百馀亩，全行涸出。”得旨嘉奖。又言：“楚雄龙川江自镇南发源，入金沙江。近年河溜逼城，请于相近镇水塔挑濬深通，导引河溜复旧。又澂江之抚仙湖下游，有清水、浑水河各一，浑水之牛舌石坝被冲，汇流入清，以致为害。请于牛舌坝东另开子河，以泄浑水，并将河身改直，使清水畅达。”上奖勉之。

五十年，河南巡抚何裕城言：“卫河历汲、淇、滑、濬四县，滨河田亩，农民筑堤以防淹浸，不能导河灌田。辉县百泉地势卑下，而获嘉等县较高，难以纡回导引。其馀汲县、新乡并无泉源，祗有凿井一法，既可灌田，亦藉以通地气，已派员试开。”濬贾鲁、惠济两河。修宁夏汉延、唐来、大清、惠农四渠。五十一年，山东商人捐资挑濬盐河，并于东阿、长清、齐河、历城建闸八。

五十三年，荆州万城堤溃，水从西北两门入，命大学士阿桂往勘。寻疏言：“此次被水较重，土人多以下游之窖金洲沙涨逼溜所致，恐开挑引河，江水平漾无势，仍至淤闭。请于对岸杨林洲靠堤先筑土坝，再接筑鸡嘴石坝，逐步前进，激溜向南，俟洲坳刷成兜湾，再趁势酌挑引河，较为得力。”报闻。五十四年，濬通惠河、朝阳门外护城河及温榆河。五十五年，培修千里长堤，潴龙河、大清河、卢僧河等堤，凤河东堤，及西沽、南仓、海河等叠道，改建丰城东西堤石工。筑潜江仙人旧堤千二百八十馀丈。挑濬永城洪河。

五十七年，两江总督书麟等言：“瓜洲均系柴坝，江流溜急，接筑石矶，不能巩固。请于回澜旧坝外，抛砌碎石，护住埽根，自裹头坍卸旧城处所靠岸，亦用碎石抛砌，上面镶埽。嗣后每年挑溜，可期溜势渐远。”得旨允行。又言：“无为州河形兜湾，应将永成圩坝加筑宽厚。拟于马头埂开挖河口三十丈，曾家脑至东圩坝旧河亦展宽三十丈，俾河流顺畅。”上韪之。改萧山荷花池堤为石工，堵河内民堰漫口五十馀丈，修复丰城江岸石堤。五十九年，荆州沙市大坝，因江流激射，势露顶冲，添建草坝。

嘉庆五年，挑濬檿牛河、黄家河，及新安、安、雄、任丘、霸、高阳、正定、新乐八州县河道。六年，京师连日大雨，拨内帑挑濬紫禁城内外大城以内各河道，及圆明园一带引河。文安被水，命直督陈大文详议。疏言：“文地极洼，受水浅，地与河平，自建治以来，别无疏濬章程。惟查大城河之广安横堤，为文邑保障，迤南有河间千里长堤，可资外卫。两堤之中，有新建闸座，以泄河间漫水。再于地势稍下之龙潭湾，开沟疏濬，或不致久淹。”从之。

八年，伊犁将军松筠言：“伊犁土田肥润，可耕之地甚多，向因乏水，今拟设法疏渠引泉，以资汲灌。应请广益耕屯，以裕满兵生计，并借官款备办耕种器物。”如所请行。十一年，疏筑直隶千里长堤，及新旧格淀堤。十二年，湖广总督汪志伊言：“堤垸保卫田庐，关系紧要。汉阳等州县均有未涸田亩，未筑堤塍。应亟筹勘办，以兴水利而卫民田。”从之。十六年，以畿辅灾歉，命修筑任丘等州县长堤，并雄县叠道，以工代赈。十七年，濬武进孟渎河。挑阜宁救生河，太仓刘河。修天津、静海两县河道。濬东平小清河，及安流、龙拱二河，民便河。十八年。江南河道总督初彭龄疏陈江省下河水利，宜加修理。得旨允行。十九年，大名、清丰、南乐三县七十馀庄地亩，久为卫水淹没，村民自原出夫挑挖，请官为弹压。御史王嘉栋疏言：“杭、嘉、湖被旱歉收，请开濬西湖，以工代赈。”皆允之。二十一年，疏濬吴淞江。二十二年，章丘民言，长白、东岭二山之水，向归小清河入海。自灰坝被冲，水归引河，章丘等县屡被水灾。命礼部侍郎李鸿宾往勘。次年，巡抚陈预疏言：“小清河以章丘、邹平、长山、新城为上游，高苑、博兴、乐安为下游，正河及支派沟多有淤垫。请先疏濬上游，并将浒山等二泊一湖挑挖宽深，则水势不至建瓴直注，下游亦不骤虞漫溢。”得旨允行。建沔阳石闸，挑引渠，以时启闭。

二十五年，修都江堰。御史陈鸿条陈兴修水利营田事宜，命直隶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各督抚一体筹画兴举。修襄阳老龙石堤。库车办事大臣嵩安疏报别什托固喇克等处挑渠引水，垦田五万三千馀亩。有诏褒勉。

道光元年，修湖州黑窑厂江堤，濬泾阳龙洞渠、凤阳新桥河。二年，加筑襄阳老龙石堤。濬正定柏棠、护城、泄水、东大道等河，并修斜角、回水等堤。兴修杭州北新关外官河纤道。直隶总督颜检请筑沧州捷地减河闸坝，濬青县、兴济两减河，修通州果渠村坝埝。皆如议行。疏濬铜山荆山桥河道，及南乡奎河。挑江都三汊河子、盐河五闸淤浅，及沙漫州江口沙埂。修丰城及新建惠民桥堤。三年，修汾河堤堰，并移筑李绰堰，改挖河身。修天门、京山、钟祥堤垸，及监利樱桃堰、荆门沙洋堤。挑挖热河旱河，并添修荆条单坝。堵文安崔家窑、崔家房漫口。修河东盐池马道护堤，并濬姚暹渠、李绰堰、涑水河。刑部尚书蒋攸铦言：“上年漳河漫水下流，由大名、元城直达红花堤，溃决堤埝，由馆陶入卫，应亟筹议。”命大学士戴均元驰勘。寻奏言：“元城引河穿堤入卫，河身窄狭，应挑直展宽，以畅其流。红花堤以下新刷水沟五百馀丈，应挑成河道，以期分泄。”又：“漳自南徙合洹以来，卫水为其顶阻，每遇异涨，民埝不能捍御，以致安阳、内黄频年冲决。今漳北趋，业已分杀水势。拟于樊马坊、陈家村河干北岸筑坝堵截，使分流归并一处。自柴村桥起，接连洹河北岸，建筑土坝，樊马坊以下王家口添筑土格土坝，以免串流南趋，使漳、洹不致再合。”诏皆从之。

四年，筑德化、建昌、南昌、新建四县圩堤。修培荆州万城大堤横塘以下各工，及监利任家口、吴谢垸漫决堤塍。给事中朱为弼请疏浚刘河、吴淞，及附近太湖各河。御史郎葆辰请修太湖七十二溇港，引苕、霅诸水入湖以达于海。御史程邦宪请择太湖泄水最要处所，如吴江堤之垂虹桥、遗爱亭、庞山湖，疏剔沙淤，铲除荡田，令东注之水源流无滞。先后疏入，命两江总督孙玉庭、江苏巡抚韩文绮、浙江巡抚帅承瀛会勘。玉庭等言：“江南之苏、松、常、太，浙江之杭、嘉、湖等属，河道淤垫，遇涨辄溢。现勘水道形势，疆域虽分两省，源委实共一流。请专任大员统治全局。”命江苏按察使林则徐综办江、浙水利。

御史陈沄疏陈畿辅水利，请分别缓急修理。给事中张元模请于赵北口连桥以南开桥一座，以古赵河为引河，并挑北卢僧河，以分减白沟之独流。帝命江西巡抚程含章署工部侍郎，办理直隶水利，会同蒋攸铦履勘。含章请先理大纲，兴办大工九。如疏天津海口，濬东西淀、大清河，及相度永定河下口，疏子牙河积水，复南运河旧制，估修北运河，培筑千里长堤，先行择办。此外如三支、黑龙港、宣惠、滹沱各旧河，沙、洋、洺、滋、洨、唐、龙凤、龙泉、潴龙、檿牛等河，及文安、大城、安州、新安等堤工，分年次第办理。又言勘定应濬各河道，塌河淀承六减河，下达七里海，应挑宽罾口河以泄北运、大清、永定、子牙四河之水入淀。再挑西堤引河，添建草坝，泄淀水入七里海，挑邢家坨，泄七里海水入蓟运河，达北塘入海。至东淀、西淀为全省潴水要区，十二连桥为南北通途，亦应择要修治。均如所请行。濬虞城惠民沟，夏邑巴清河、永城减水沟。玉庭言：“三江水利，如青浦、娄县、吴江、震泽、华亭承太湖水，下注黄浦，各支河浅滞淤阻，亟应修砌。吴淞江为太湖下注干河，由上海出闸，与黄浦合流入海。因去路阻塞，流行不畅，应于受淤最厚处大加挑浚。”得旨允行。

五年，陕西巡抚卢坤疏报咸宁之龙首渠，长安之苍龙河，泾阳之清、冶二河，盩厔之涝、峪等河，郿县之井田等渠，岐山之石头河，宝鸡之利民等渠，华州之方山等河，榆林之榆溪河、芹河，均挑濬工竣，开复水田百馀顷至数百顷不等。修监利江堤，襄阳老龙石堤。已革御史蒋时进畿辅水利志百卷。直隶总督蒋攸铦疏陈防守千里长堤善后事宜，报闻。安阳、汤阴广润陂，屡因漳河决口淤垫，命巡抚程祖洛委员确勘挑渠，将积水引入卫河，使及早涸复。筑荆州得胜台民堤。

七年，闽浙总督孙尔准言：“莆田木兰陂上受诸渠之水，下截海潮，灌溉南北洋平田二十馀万亩。近因屡经暴涨，泥沙淤积，陡门石堤损坏，以致频岁歉收。现经率同士民捐资修培南北两岸石工告竣。”得旨嘉奖。濬汉川草桥口、消涡湖口水道。御史程德润言荆山王家营屡决，下游各州县连年被灾。请饬相度修筑。命湖广总督嵩孚筹议，因请仿黄河工程切滩法，平其直射之溜势，再将下游沙洲开挑引河，破其环抱，以顺正流。帝恐与水争地，虚糜无益，命刑部尚书陈若霖等往勘。覆言：“京山决口三百二十馀丈，钟祥溃口百七十馀丈，正河经行二百馀年，不应舍此别寻故道。惟有挑除胡李湾沙块，先畅下游去路，将京山口门挽筑月堤，展宽水道，钟祥口门于堵闭后，添筑石坝二，护堤攻沙。”帝韪之，命嵩孚驻工督办。

八年，河南巡抚杨国桢言：“汤河、伏道河并广润陂上游之羑河、新惠等河，向皆朝宗于卫，因故道久湮，频年漫溢。现为一劳永逸之计，因势利导，悉令畅流。又南阳白河、淅川、丹江水势浩瀚，俱切近城根，亟应筑碎石、磨盘等坝二十馀道，分别挑溜抵御。”均如所请行。挑濬冀州东海子淤塞沟身，以工代赈。

九年，修宿迁各河堤岸，丹阳下练湖闸坝。濬宿州奎河。筑喀什噶尔新城沿河堤岸。两江总督蒋攸铦言：“徐州河道，如萧县龙山河，邳州睢宁界之白塘河，邳州旧城民便河，砀山利民、永定二河，又沛县堤工，邳州沂河民埝，丰县太行堤，皆最要之工，请次第估办兴挑。”从之。十年，修湖北省会江岸，并添建石坝。挑濬漳河故道。修保定南关外河道，及徐河石桥、河间陈家门堤。濬东平小清河，及安流、龙拱二河。修公安、监利堤。

十一年，修南昌、新建、进贤圩堤，及河间、献县河堤，天门汉水南岸堤工。桐梓被水，开濬戴家沟河道。命工部尚书朱士彦察勘江南水患，疏请修筑无为及铜陵江坝。给事中邵正笏言江湖涨滩占垦日甚，谕两江总督陶澍、湖广总督卢坤等饬属详勘，其沙洲地亩无碍水道者，听民认垦，否则设法严禁。十二年，挑除星子蓼花池淤沙，疏通沟道，并筑避沙堑坝。修筑南昌、新建圩堤，又改丰城土堤为石。

十三年，湖广总督讷尔经额请修襄阳老龙及汉阳护城石堤，武昌、荆州沿江堤岸。两江总督陶澍请修六合双城、果盒二圩堤埂，濬孟渎、得胜、湾港三河，并建闸座。均如议行。户部请兴修直隶水利城工，命总督琦善确察附近民田之沟渠陂塘，择要兴修，以工代赈。御史朱逵吉言，湖北连年被水，请疏江水支河，使南汇洞庭湖，疏汉水支河，使北汇三台等湖，并疏江、汉支河，使分汇云梦，七泽间堤防可固，水患可息。御史陈谊言，安陆滨江堤塍冲决为害，请建五闸坝，挑濬河道，以泄水势。疏入，先后命讷尔经额、尹济源、吴荣光等遴员详勘。

十四年，修良乡河道桥座。濬沔阳天门、牛氾支河，汉阳通顺支河，并修筑滨临江、汉各堤。濬石首、潜江、汉川支河，修荆州万城大堤，华容等县水冲官民各垸。濬砀山利民、永定二河。筑南昌、新建、进贤、建昌、鄱阳、德安、星子、德化八县水淹圩堤。修潜江、钟祥、京山、天门、沔阳、汉阳六州县临江溃堤，以工代赈。修邳、宿二州县沂河堤埝、及王翻湖等工。濬太仓、七浦及太湖以下泖淀，并修元和南塘宝带桥。

十六年，濬河东姚暹渠。修库车沿河堤坝。濬海盐河道。又贷江苏司库银濬盐城皮大河、丰县顺堤河，并修筑堤工，从两江总督林则徐等请也。命大学士穆彰阿、步军统领耆英、工部尚书载铨，勘估京城内外应修河道沟渠。十七年，修武昌沿江石岸，钟祥刘公庵、何家潭老堤，潜江城外土堤，及丰城土石堤工，并建小港口石闸石埽。十八年，修黄梅堤。濬丰润、玉田黑龙河。

十九年，修武昌保安门外江堤，蕲州卫军堤，汉阳临江石堤。叶尔羌参赞大臣恩特亨额覆陈巴尔楚克开垦屯田情形。先是，帝允伊犁将军特依顺保之请，命于巴尔楚克开垦屯田。嗣署参赞大臣金和疏陈不便，覆命恩特亨额详筹。至是，疏言：“该处渠身仅三百二十八里有奇，沿堤两岸培修，水势甚旺，足资灌溉。并派屯丁分段看守，遇水涨时，有渠旁草湖可泄，不致淹漫要路。”谕：“照旧妥办，务于屯务边防实有裨益。”伊犁将军关福疏报，额鲁特爱曼所属界内塔什毕图，开正渠二万五千七百馀丈，计百四十馀里，得地十六万四千馀亩，实属肥腴，引水足资灌溉。诏褒勉之。

是岁汉水盛涨，汉川、沔阳、天门、京山堤垸溃决。二十年，总督周天爵疏报江、汉情形，拟疏堵章程六：一，沙滩上游作一引坝，拦入湖口，再作沙堤障其外面，以堵旁泄；一，江之南岸改虎渡口东支堤为西堤，别添新东堤，留宽水路四里馀，下达黄金口，归于洞庭，再于石首调弦口留三四十里沮洳之地，泻入洞庭；一，江之北岸旧有闸门，应改为滚坝，冬启夏闭；一，襄阳上游多作挑坝，撑水外出，再于险要处所，加筑护堤护滩；一，襄阳河四面堤畔，应用砖石多砌陡门，夏令相机启闭；一，襄河水势浩大，应添造滚坝，冬启夏闭，于两岸低洼处所，引渠纳水。下所司议行。是年修华容、武陵、龙阳、沅江四县官民堤垸，又修荆州大堤，及公安、监利、江陵、潜江四县堤工。

二十二年，堵鹿邑涡河决口。先是，黄水决口，大溜直趋涡河，将南岸观武集、郑桥、刘洼庄、古家桥及淮宁之阎家口、吴家桥、徐家滩、娄家林、季家楼堤顶漫塌，太和民田悉成巨浸，阜阳以次州县亦被漫淹。至是，安徽巡抚程楙采言：“豫工将次合龙，涡河决口若不及时兴修，下游受害益深。请敕河南抚臣迅筹堵筑。”从之。湖广总督裕泰等疏报江水盛涨，冲陷万城堤以上之吴家桥水闸，并决下游上渔埠头大堤，直灌荆州郡城，仓库监狱均被淹漫。水消退后，而埠头漫口较宽，势难对口接筑。拟修挽月堤一，并先于上下游各筑横堤一。如所请行。修筑库伦堤坝，及邹县横河口、李家河口民堰。

二十三年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疏陈直隶难以兴举屯政水利，略云：“天津至山海关，户口殷繁，地无遗利。其无人开垦之处，乃沿海碱滩，潮水咸涩，不足以资灌溉。至全省水利，历经试垦水田，屡兴屡废，总由南北水土异宜，民多未便。而开源、疏泊、建闸、修塘，皆需重帑，未敢轻议试行。但宜于各境沟洫及时疏通，以期旱涝有备，或开凿井泉，以车戽水，亦足裨益田功。”如所议行。修海阳寮哥宫、涸溪、竹崎头堤工。

二十四年，修江夏江堤。濬海州沭河。七月，荆州江势汎涨，李家埠内堤决口，水灌城内。江陵虎渡口汛江支各堤亦多漫溢。谕总督裕泰筹款修筑。九月，万城大堤合龙。伊犁将军布彦泰等言：“惠远城东阿齐乌苏废地可垦复良田十馀万亩，拟引哈什河水以资灌注，将塔什鄂斯坦田庄旧有渠道展宽，接开新渠，引入阿齐乌苏东界，并间段酌挑支河。”又言：“伊拉里克地亩与喀喇沙尔属蒙古游牧地以山为界，该处河水一道，由山之东面流出，距游牧地尚隔一山，于蒙古生计无碍，堪以开垦。请濬大渠支渠并泄水渠，引用伊拉里克河水。”又言：“奎屯地方宽广，有河一道，系由库尔喀喇乌苏南山积雪融化汇流成河，近水地亩早有营屯户民承种。又苏沁荒地有万馀亩，土脉肥润，祗须挑渠引水，可以俱成沃壤。”均如所请行。

二十五年，濬贾鲁河，修汶上马踏湖民堰。命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查勘和尔罕水利，疏言：“和尔罕地本膏腴，宜将西北哈拉木扎什水渠并东南和色热瓦特大渠接引，可资耕种。中隔大小沙梁，业已挑通，宜于冲要处砌石钉椿，使沙土不致坍卸，渠道日深，足以灌溉良田。”又言：“伊拉里克地居吐鲁番所辖托克逊军台之西，土脉腴润，谓之板土戈壁，其西为沙石戈壁。二百馀里，至山口出泉处，有大阿拉浑、小阿拉浑两水，汇成一河。从前渠道未开，水无收束，一至沙石戈壁，散漫沙中，而板土戈壁水流不到，转成荒滩。今将极西之水导引而东，在沙石戈壁凿成大渠三段，复于板土戈壁多开支渠，即遇大汛，水有所归。又吐鲁番地亩多系掘井取泉，名曰卡井，连环导引，其利甚溥。惟高埠难引水逆流而上，应听户民自行挖井，冬春水微时，可补不足。”下廷臣议行。

二十六年，乌鲁木齐都统惟勤请修理喀喇沙尔渠道坝堤，并陈章程四，命伊犁将军萨迎阿覆核，尚无流弊，诏如所请行。六塘河堤冲溃，各州县连年被水，命两江总督璧昌等核办。覆言，海州境内六塘河及蔷薇河淤垫冲决，田庐受淹，于运道宣防，大有关系，应从速借款挑筑，允之。修温榆河果渠村坝埽。二十七年，扎萨克郡王伯锡尔呈献私垦地亩，内有生地四千八百三十馀亩，接濬新渠二，添开支渠二，以资分灌。

二十八年，两江总督李星沅请修沛县民埝埽坝，裕泰请修江夏堤工、钟祥廖家店外滩岸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请修筑万全护城石坝，均如所请。御史杨彤如劾河南抚臣三次挑挖贾鲁河决口，费几百万，迄无成功，请敕查办。诏褫鄂顺安以下职。新任巡抚潘铎疏言：“贾鲁河工程应以复朱仙镇为修河关键。惟朱仙镇内及街南北河道淤垫最甚，今议添办柴秸埽工，以防两岸淤沙。其淤沙最深处，挑濬较难，另择干土十数里，改道以通旧河，责成各员赔修，限四十五日工竣。”从之。

二十九年，江苏巡抚傅绳勋言：“阴雨连绵，积水无从宣泄，以致江、淮、扬等属堤圩多被冲破。请仿农政全书柜田之法，以土护田，坚筑高峻，内水易于车涸，劝民举行，以工代赈，并查勘海口，开挖闸洞泄水。”帝嘉勉之。三十年，修襄阳老龙石堤，及汉阳堤坝，武昌沿江石岸，潜江土堤、钟祥高家堤。御史汪元方以浙江水灾，多由棚民开山，水道淤阻所致，疏请禁止。谕巡抚吴文镕严查，并命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广各督抚一体稽查妥办。

咸丰元年，浙江巡抚常大淳疏陈清理种山棚民情形，略言：“浙西水利，馀杭、南湖骤难濬复，应先开支河、修石闸，以资蓄泄。上游治而下游之患亦可稍平。浙东则绍兴之三闸口外，鄞县、象山等河溪，现经筹挑。”报闻。三年，太常卿唐鉴进畿辅水利备览，命给直隶总督桂良阅看，并著于军务告竣时，酌度情形妥办。

同治元年，御史朱潮请开畿辅水利，并以田地之治否，定府县考绩之殿最。命直隶总督文煜等将所辖境内山泉河梁淀湖及可开渠引水地方详查，并妥议章程。寻覆疏言：“有可举行之处，或碍于地界，或限于力量，或当掘井制车，或须抽沟筑圩，均设法催劝，推行尽利。”三年，江苏士民殷自芳等以“山阳、盐城境内市河、十字河、小市河蜿蜒百里，东注马家荡，沿河民田数千顷，旱则资其灌溉，潦则资其宣泄。自乾隆六年大挑以后，迄今百馀年，河淤田废，水旱均易成灾。垦请挑濬筑墟，引运河水入市河，以苏民困”。命两江总督、江苏巡抚核办。

五年，御史王书瑞言，浙江水利，海塘而外，又有溇港。乌程有三十九氵娄，长兴有三十四溇。自逆匪窜扰后，泥沙堆积，溇口淤阻，请设法开濬。又言苏、松诸郡与杭、嘉、湖异派同归，湖州处上游之最要，苏、松等郡处下游之最要。上游阻塞，则害在湖州，下游阻塞，则害在苏、松，并害及杭、嘉、湖。请饬江苏一并勘治。从之。六年，濬清河张福口引河。八年，安徽巡抚吴坤修言，永城与宿州接壤之南股河，久经淤塞，下接灵壁，低洼如釜，早成巨浸，水无出路，拟查勘筹办。从之。

九年，濬白茆河道，改建近海石闸。江苏绅民请濬复淮水故道，命两江总督、江苏巡抚、漕运总督会筹。覆疏言：“挽淮归故，必先大濬淤黄河，以畅其入海之路，继开清口，以导其入黄，继堵成子河、张福口、高良涧三河，以杜旁泄。应分别缓急兴工，期以数年有效。”下部议，从之。是年内阁侍读学士锺佩贤亦以疏濬海港为请。于是浙抚杨昌濬言：“溇港年久淤塞，查明最要次要各工，分别估修，拟趁冬隙时，先将寺桥等九港及诸、沈二溇赶办，其馀各工及碧浪湖工程，次第筹画，应与吴江长桥及太湖出水各口同时修濬。”得旨允行。

十年，修龙洞旧渠，并开新渠以引泾水。江苏巡抚张之万请设水利局，兴修三吴水利。于是重修元和、吴县、吴江、震泽桥窦各工。最大者为吴淞江下游至新闸百四十丈，别以机器船疏之。凡太仓七浦河，昭文徐六泾河，常熟福山港河、常州河，武进孟渎、超瓢港，江阴黄田港、河道塘闸、徒阳河、丹徒口支河，丹阳小城河，镇江京口河，均以次分年疏导，几及十年，始克竣事。先是侯家林决口，河督乔松年以为时较晚，请来年冬举办。至是，巡抚丁宝桢言，此处决口不堵，必致浸淹曹、兖、济十馀州县，若再向东南奔注，则清津、里下河一带更形吃重，请亲往督工堵筑。诏奖勉之。

十二年，以直隶河患频仍，命总督李鸿章仿雍正间成法，筹修畿辅水利。旋议定直隶诸河，皆以淀池为宣蓄。西淀数百里河道，为民生一大关键，先堵赵村决口，筑磁河、潴龙河南堤，以御外水，挑濬卢僧、中亭两河，分减大清河水势，以免倒灌。并疏通赵王河道，将苟各庄以上巨堤及下口鹰嘴坝各建闸座。是年秋，直隶运河堤决，内阁学士宋晋请择修各河渠，以工代赈，从之。十三年，挑濬天津陈家沟至塌河淀边减河三千七百馀丈，又自塌河淀循金钟河故道斜趋入蓟运河，开新河万四千一百馀丈，俾通省河流分溜由北塘归海。石庄户决口，夺溜南趋，命宝桢速筹堵筑。旋以决口骤难施工，请在迤下之贾庄建坝堵合，即于南北岸普筑长堤。而北岸濮州之上游为开州，并饬直督合力筹办。

光绪元年，濬文安胜芳河，修菏泽贾庄南岸长堤及北岸金堤。二年，濬张家桥新旧泗河。三年，濬济宁夏镇迤南十字河。给事中夏献馨请修水利以裕民食，谕各督抚酌夺情形，悉心区画。四年，修补滨江黄柏山至樊口四十里老堤，并于樊口内建石闸。五年，修都江堰堤，灌县、温江、崇庆旧淹田地涸复八万二千馀亩。

七年，挑濬大清河下游，使水畅入东淀，并于献县朱家口古羊河东岸另辟滹沱减河，使水归子牙河故道，达津入海。濬宝坻、武清境内北运减河。大学士左宗棠请兴办顺直水利，以陕甘应饷之军助直隶治河之役。总督李鸿章言：“近畿水利，受病过深，凡永定、大清、滹沱、北运、南运五大河，及附丽之六十馀支河，原有闸坝堤埝，无一不坏，减河引河，无一不塞，而节宣诸水之南泊、北泊、东淀、西淀，早被浊流填淤，仅恃天津三岔口一线海河，迤逦出口。平时既不能畅消，秋冬海潮顶托倒灌，节节皆病。修治之法，须先从此入手。五大河中，以永定之害为最深。其大清、北运、南运，须分别挑濬筑堤，修复减河。滹沱趋向无定，自来未设堤防。同治七年，由稿城北徙，以文安大洼为壑，其故道之难复，上游之难分，下游之难泄，曾国籓与臣详陈有案。东西淀宽广数百里，淤泥厚积，人力难施。频年以来，修复永定河金门闸坝，裁湾切滩，加筑堤段。大清河则于新、雄境内开卢僧减河，霸州、文安境内接开中亭、胜芳等河，分泄上游盛涨；于任丘开赵王减河，分泄西淀盛涨；又于文安左各庄至台头挑河身二十馀里，以畅下游去路。滹沱河则于河间及文安挖开引河二，又于献县朱家口另辟减河三十馀里，均归子牙河达津。北运河则于通州筑坝，挽潮白河归槽，于香河王家务、武清筐儿港修复石坝，以泄涨水，于天津霍家嘴疏濬引河，以通下口。又于武清、宝坻挑挖王家务、筐儿港两减河，以资畅泄。南运河则于青、沧、静海修堤二百馀里，于静海新官屯另辟减河六十馀里，使别途出海。又于天津城东永定、大清、滹沱、北运交会之陈家湾，开河百馀里，分泄四大河之水，迳达北塘入海。其无极、蠡、博、高阳一带，则坚筑珠龙河堤，以防滹沱北越。任丘至天津一带，则加筑千里堤、格淀堤，使河自河而淀自淀。又于广平开洺河，顺德挑澧河，赵州濬、槐、午诸河。此外河道受害较深者，均酌量疏筑。今宗棠请以随带各营移治上游，正可辅直隶之不逮。此后应修何处，当随时会商，实力襄助。”疏入，命恭亲王奕䜣、醇亲王奕枻会同办理。是年加修子牙河堤万七千四百馀丈，文安西堤二千九百馀丈，展宽静海东堤二千四百馀丈。

九年，安徽学政徐郙言：“江、皖两省水患频仍，亟须挑泗、沂为导淮先路，仿抽沟法，循序疏治，由大通口引河入海，泄水较易。”命宗棠、昌濬会商筹办。寻疏覆言：“天下无有利无害之水，疏旧黄河，分减泗、沂，近年已著成效，自当加挑宽深，兼疏大通口以畅出海之途，设复淮局于清江，派员提调。估计分年分段兴办，去其太甚之害，留其本然之利。江北于皖省为下游，下游利，上游自无不利矣。”报闻。

十年，河南巡抚鹿传霖言：“豫省地势平衍，卫、淇、沁、潭襟带西北，淮、汝、涡、颍交汇东南，如果一律疏通，加以沟渠引灌，农田大可受益。今河道半皆壅滞，沟渠亦多荒废，拟借人力以补天灾，派员分赴各州县履勘筹画，或疏或濬，志在必成，使民间晓然于有利农田，自能踊跃用命。”诏如所请行。宗棠言：“兴修江南水利各工，最大者为朱家山、赤山湖。朱家山自浦口至张家堡，接通滁河，绵亘百二十馀里。赤山湖自道士坝、蟹子坝至三汊河下游，亦绵亘百二十里。两年工竣，不惟沿江圩田均受其利，而粮艘货船亦可由内河行，尤属农商两便。”下部知之。十一年七月，以张曜所部十营、冯南斌二营、蒋东才四营，濬京师内外护城河，十一月竣工。十三年，河决郑州，全溜注淮，因濬张福口引河，及兴化之大周闸河、丁溪场之古河口、小海三河，俾由新阳、射阳等河入海。十四年，凿广西江面险滩，由苍梧迄阳朔七百馀里，共开险滩三十五。

十六年，江苏巡抚刚毅以宝山蕴藻河道失修，迤西大坝壅遏水脉，请兴工挑筑。给事中金寿松言利少害多，命总督曾国荃妥筹。覆疏言，拟拆去同治间所筑土坝，以通嘉定、宝山之水道，仍规复咸丰间所建旧闸，以还嘉定之水利。另开引河以通河流，俾得随时宣泄。下部知之。挑濬馀杭南湖，并疏濬苕溪。华州罗纹河下游各村连年遭水，沿河数百顷良田尽成泽国。巡抚鹿传霖请由吴家桥北大荔之胡村，开渠引水注渭，则其流舒畅，被淹民田，即可涸复耕作，从之。

给事中洪良品以直隶频年水灾，请筹疏濬以兴水利。事下总督筹议。鸿章言：“原奏大致以开沟渠、营稻田为急，大都沿袭旧闻，信为确论，而于古今地势之异致，南北天时之异宜，尚未深考。夫以太行左转，西北万峰矗天，伏秋大雨，口外数千里千溪万派之水，奔腾而下，畿南一带地平土疏，顷刻辄涨数尺或一二丈，冲荡泛溢，势所必然。圣祖虑清浊河流之不可制也，乃筑千里堤、格淀堤，使淀与子牙河各行一路。世宗虑永定河南行之淤淀也，令引浑河别由一道，改移下口。其馀官堤民堤，今昔增筑，综计不下三四千里，沙土杂半，险工林立，每当伏秋盛涨，兵民日夜防守，甚于防寇，岂有放水灌入平地之理？今若语沿河居民开渠引水，鲜不错愕骇怪者。且水田之利，不独地势难行，即天时亦南北迥异。春夏之交，布秧宜雨，而直隶彼时则苦雨少泉涸。今釜阳各河出山处，土人颇知凿渠艺稻。节届芒种，上游水入渠，则下游舟行苦浅，屡起讼端。东西淀左近洼地，乡民亦散布稻种，私冀旱年一获，每当伏秋涨发，辄遭漂没。此实限于天时，断非人力所能补救者也。以近代事考之，明徐贞明仅营田三百九十馀顷，汪应蛟仅营田五十顷，董应举营田最多，亦仅千八百馀顷，然皆黍粟兼收，非皆水稻。且其志在垦荒殖谷，并非藉减水患。今访其遗迹，所营之田，非导山泉，即傍海潮，绝不引大河无节制之水以资灌溉，安能藉减河水之患，又安能广营多获以抵恃大之入？雍正间，怡贤亲王等兴修直隶水利，四年之间，营治稻田六千馀顷，然不旋踵而其利顿减。九年，大学士朱轼、河道总督刘于义，即将距水较远、地势稍高之田，听民随便种植。可见直隶水田之不能尽营，而踵行扩充之不易也。恭读乾隆二十七年上谕‘物土宜者，南北燥湿，不能不从其性。傥将洼地尽改作秧田，雨水多时，自可藉以储用，雨泽一歉，又将何以救旱？从前近京议修水利营田，始终未收实济，可见地利不能强同’。谟训昭垂，永宜遵守。即如天津地方，康熙间总兵蓝理在城南垦水田二百馀顷，未久淤废。咸丰九年，亲王僧格林沁督师海口，垦水田四十馀顷，嗣以旱潦不时，迄未能一律种稻，而所费已属不赀。光绪初，臣以海防紧要，不可不讲求屯政，曾饬提督周盛传在天津东南开挖引河，垦水田千三百馀顷，用淮勇民夫数万人，经营六七年之久，始获成熟。此在潮汐可恃之地，役南方习农之人，尚且劳费若此。若于五大河经流多分支派，穿穴堤防濬沟，遂于平原易黍粟以秔稻，水不应时，土非泽埴，窃恐欲富民而适以扰民，欲减水患而适以增水患也。”

十七年，刚毅言：“吴淞江为农田水利所资，自道光六年浚治后，又经六十馀年，淤垫日甚。前年秋雨连旬，河湖泛滥，积涝竟无消路。去年十月，派员开办，并调营勇协同民夫，分段合作，约三月内可告竣。”报闻。鸿章又言：“宝坻青龙湾减河，自香河之王家务经宝坻至宁河入海。去岁霪雨兼旬，河流狂涨，横堤决岸，宝坻受害独深。广安桥以下，河身浅窄，大宝庄以上，并无河槽，应与昔年所开之普济河、黄庄新河一律挑深，添建石闸。”沈秉成、松椿言：“淮南堰圩厅所管之洪泽湖，关系水道利病盐漕诸务。今全湖之水下趋，毫无节制。现勘得应行先办之工，曰修复三坝，曰修整束水堤，曰展挑三福口，计三项工程，不过数万两可以集事。或有议于礼河迤西蔡家庄建滚水石坝，使水可蓄泄，较有把握。惟巨款难筹，应暂缓办。”均诏如所请。堵筑吴桥宣惠河缺口二。河陕汝道铁珊，以阌乡北滨黄河，城垣屡被冲坍，因于城外筑大石坝，挑溜护城。

十八年，疏凿福山港、徐六泾二河，及高浦、耿泾、海洋塘、西洋港四河。山东巡抚福润言：“小清河为民田水利所关，年久淤塞。前抚臣张曜筹议疏通，因工涨款绌，仅修下游博兴之金家桥至寿光海道，长百馀里。其上游工程，应接续兴挑，庶使历城等县所受各水，悉可入海。今拟规复小清河正轨，而不拘牵故道，由金家桥而西取直，择洼区接开正河，历博兴、高苑、新城、长山、邹平至齐东曹家坡，长九十七里，又于金家桥迤下开支河二十四里，至柳桥，以承济麻大湖上游各河之水，引入新河，计长四千二百馀丈。”诏从之。

二十年，崇明海岸被潮冲啮，逼近城墙。于青龙港东西两面设立敌水坝四，加建木桥，叠砌石块，以御风潮。二十一年，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言：“黄河支流之减水河洪河，自虞城、夏邑、永城经砀山、萧县，达宿州、灵壁、泗州之睢河，而注于洪湖。其间湖港纷歧，皆下注睢河。乾隆年间，以睢河不能容，导水为三，曰北股、中股、南股。中股为睢河正流。咸丰初，黄河日益淤垫，渐及改徙，豫、江、皖各河亦逐段淤阻，水潦泛溢为害，尤以永、萧、砀为甚。同治间建议疏河，恒以工程过大，屡议屡辍。今拟改道办法，导北股河之水以达灵壁岳河，导中股、南股河之水合流入宿州运粮沟，以达浍河，而运粮一沟恐不能容纳，应治沱河梁沟以复其旧，使各河之水皆顺轨下注洪湖，不致横溢，则各属水患永息矣。”诏如所请行。

二十二年，御史华煇疏陈兴修水利八事：曰引泉，曰筑塘，曰开渠，曰通湖，曰开井，曰蓄水，曰用车，曰填石。下所司议。二十四年，濬太仓刘河，自殷港门至浦家港口四千一百馀丈。二十八年，江西巡抚李兴锐言：“近年水患频仍，皆由鄱阳湖日见淤浅，而长江昔宽今狭，骤遭大雨，疏泄不及，遂至四溢为灾。请于冬晴水浅时，购制挖泥机器轮船数艘，将全湖分别挑挖。其上游河道亦一律择要疏治。既为防水患起见，亦为兴商务张本。”从之。修湖北省城北路堤红关至春山八段，南路堤白沙洲至金口十段，以御外江之汎涨。建石闸数座，以备内湖之宣泄。又于附郭沿江十馀里，一律增修石剥岸。濬小清河，开徒阳河百二十馀里。

宣统元年，署直隶总督那桐言：“通州鲶鱼沟堤岸，自光绪九年决口，流入港沟而归凤河。嗣后屡堵屡溃。至二十四年大汛复决，迄今未能堵闭，以致武清百数十村频年溃没。今拟于鲶鱼沟暂建滚水坝，俾全溜不致旁趋。倘遇盛涨，即将土埝挑除，俾资分泄。一面将上游堤坝挑补整齐，疏濬青龙湾等处引河，以减盛涨，筑拦水埝以御浑流，修估龙凤河以疏积潦。滚水坝工程应即兴办。其修堤及疏引河，应于本年秋后部署，来年二月兴工。拦水埝及龙凤河，应于来年秋后部署，次年二月兴工。均限伏汛前报竣。”下部议行。湖广总督陈夔龙请修复江、襄溃口，略谓：“江、襄各堤，以潜江之袁家月堤为最要。此次溃口，堤身冲刷，顿落四百馀丈，回流湍急，附近悉成泽国，应及时筑合。此外郭家嘴、禹王庙溃堤，及天门黑牛渡、沔阳吕蒙营、公安高李公、松滋杨家脑、监利河龙庙各堤工，均拟派员督办筹修，以期巩固。”从之。

宁夏满营开垦马厂荒地，先治唐渠，以裕潴停之地。挑濬百二十馀里，曰正渠；自靖益堡开支口，引水西北行四十馀里而入之沟，曰新渠；沿渠列小口四十，挟水以归诸田，曰支渠。唐渠以西，沦为泽国，非沟以宣之不为功。自杏子湖起，穿沟二百八十馀里，建大小石闸、木闸四十二，石桥、木桥三十三，经始上年九月，至本年八月告成，名曰湛恩渠，约成腴田二十万亩。是年，东三省总督、奉天巡抚合词请修辽河，先从双台子河堤入手，次年续修鸭岛、冷家口工程，并挑挖海口拦江沙，与辽河工程同时举办。下部知之。